增註十八史略

鈴木重遠增註

卷七

大日本教育會書籍館
二 九函
四 五架
七 八號
一 七冊
東 和書門
特31
711

特31
711

明治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內務省藏書

通鑑綱目三編卷之七

宋

哲宗重遠按帝初名傭神宗第六子天漸重遠按漸進也書顧命疾大漸惟幾舍人重遠按舍人謂起居舍人高公繪重遠按公繪高太后之姪岐嘉皆賢王重遠按太后配英宗生三子長神宗次岐王顥次嘉王頵也註誤表裏重遠按表裏言相須而成也得無緩重遠按恕宜言太后謀立岐王顥同聽政及惇確擁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略卷之七

後學臨川 陳殷 音釋
日本 鈴木重遠 增註

哲宗皇帝名煦初爲延安郡王神宗大漸立爲太子

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邀高公繪欲使白太后言延安冲幼岐嘉皆賢王也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耶去恕包藏禍心反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賴己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神宗崩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濮

首罷護而得無變。播東京其說重遠按。太戶馬子已立。恕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東京戶馬重遠按。東京一本作京東。爲是。放市易罷提舉保甲等錢取息者。息錢重遠按。息錢利息錢。○行音杭提舉重遠按。神宗熙寧二年。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一員。掌行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之法。不宜。改。吾聞之。安石誠有才學。然忿之者甚衆。欲以己之音紀。熙寧中太后云云重遠按。熙寧七年。太岐嘉哲宗二兄顯亦哲宗兄。賴

寧中。太后已臨流涕。爲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乖

簾知天下厭苦日久。首罷東京戶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鎮寨市易。抵當罷沖河

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罷在京免行錢

罷提舉保甲錢粮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太

臣不與。晌音吁。去聲。左右。掌獻納四方之書。太后神宗母高氏。神

按。神宗熙寧四年。光出判西京留臺。至是十五年。兒童走卒重遠按。燕東坡獨辨類。有賠折。神宗時。呂嘉問奏。諸行願出免行錢。詔從之。至是罷。重遠按。神宗熙寧六年。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東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價。則取辦焉。至是罷之。從中出自太后出。不與之與。音豫。○王珪卒。蔡確韓縝爲左

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今罷之。罷沂云云。罷沂河堤岸司每歲所收地課及所放市易常平免役科息錢。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神宗時。呂嘉問奏。諸行願出免行錢。詔從之。至是罷。重遠按。神宗熙寧六年。收免行錢。先是

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光居洛十

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神宗升遐。赴闕入臨。

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曰。

公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

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南膜拜也。梵語南無。猶言歸依也。胡人每拜佛。必呼南膜而誦其號。故謂拜佛。加額而跪拜。即以手加額瞻望之狀。又俚俗合掌。以手加額者。合掌

重遠按以上曰南原拜亦曰是歲三字原拜此衛士依無所受削賴之也爭擁馬削可

懼歸洛已而召爲執政臨去聲吊哭呼去聲○河南程顥以下周惇爭上當加民字顥以此非衛士爭擁首云重遠按元豐八年是歲卒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兄弟皆從濂溪周惇名節之薛史作民避道咩曰云云光懼重遠按光懼奔臣所中○惇辰倫切音純濂溪周惇頤重遠按惇頤道州營道人至南康築室于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惇一作敦爲

古人風爲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雅有高趣慮前草不除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太極圖通書行于世顥初從之首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學成各以斯文爲己任顥嘗言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濂溪中以新法不合去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表叔張載弟顥爲首其死也文彥博哭之曰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目明夕死可矣重遠按意思生意思胸中灑落重遠按灑落灘落風霽也光風霽月重遠按光風霽月言雨後風月以形容有德者之氣象斯文重遠按斯文出論語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此謂聖人之

博求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頤爲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昏昏貿貿目明夕死可矣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頤嘗語人欲知吾之道當觀此序可矣是歲元豐八年頤音怡濂溪號周惇頤周姓惇名大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通書四十篇仲尼顏子所樂重遠按論語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

道也。表叔云云。重遠按。程顥於張載為外兄弟之子。載於顥叔表行也。故曰表叔。薦表叔及弟內舉不避親也。淑諸人。重遠按。淑善也。後學取之人以善其身也。橫渠先生。重遠按。載家在鳳翔之橫渠。故人稱橫渠先生。重遠按。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顥曰。是起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

邵雍精於物數

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故今令尋何事。二重遠按。程顥於命。周禮九命。士一命。今第九品也。上上聲。潛寧中以新法云云。重遠按。神宗潛寧二年。程顥為監察御史。以新法不合。出為鎮寧節度判官。推音吹。表明道先生。重遠按。程顥明聖人之道。明道先生。夫音扶。貿貿焉無見貌。重遠按。貿貿目不明貌。千四百年之後。明道先生去孟子之世。凡千四百年。語去聲。張載字子厚。

初無所不學。後聞二程之言。乃盡棄其學而講焉。有東銘。西銘。正蒙。理窟等書。行于世。人謂之橫渠先生。

無所不學。孫吳佛老之類。重遠按。載少喜談兵。又訪之六經。三程明堂。伊川東銘西銘重之釋老。反而求之六經。重遠按。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顥曰。是起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

精子象數不必從。以其數重遠按。其數言雍所精之數。三程不受。重遠按。二程之學。一以義理斷之。所以不受數學。擊壤集歌數學。重遠按。歌字恐衍。削可。康節先生。重遠按。元祐中賜謚康節。以古文。重遠按。秦漢以上之古文。五代以來。文體卑弱。修得韓愈遺稿。心慕之。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宗之。伊川先生

中顯掌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集。歌傳于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富弼敬重之。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下並同。推音吹。下同。中去聲。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重遠按。載少喜談兵。又訪之六經。三程明堂。伊川東銘西銘重之釋老。反而求之六經。重遠按。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顥曰。是起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

司馬光等。皆敬重之。共城縣屬衛州。共音恭。數如字。下並同。推音吹。下同。中去聲。加一倍法。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重遠按。載少喜談兵。又訪之六經。三程明堂。伊川東銘西銘重之釋老。反而求之六經。重遠按。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程顥曰。是起爭端。不若止謂之東西銘。共城邵雍字堯夫。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

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文章雖大變。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雍惇頤載皆歿於神宗

者曰邸邸吏吏之掌邸事者。三年無改父道重遠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救焚拯溺重遠按救焚拯溺言其急也聞於上重遠按聞於上薛史讀綱目共作聞上失聲不爭重遠按失聲不覺放聲也議之帝所立而子改之二年重遠按議之至二年之久也王安石卒重遠按安石卒而

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言官即諫官劉摯朱光庭蘇轍重遠按轍字時右諫議太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名上聲亦丞也父子之議言新法乃先帝所立而子改之夷然不以爲意重遠按丁奉曰史稱安石聞變法夷然不以爲意者此安石之矯情或史氏之誤筆也夫安石之躁迫強戾豈有夷然者乎及聞罷免役法而愕然失聲此則真情矣○章惇韓

重遠按顒居龍門伊水上故人稱伊川先生自謂有定策功重遠按定策功即上文播於士大夫間者故曰自謂言官王覿極言章惇邪說誖理司馬光爲左僕射王安石已病其弟安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邸吏重遠按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

之世至是顯又殁惟顒在學者宗之爲伊川先生（倡音唱導引也）○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怨往來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官王覿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劉摯朱光庭蘇轍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爲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邸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二年無改父道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

王安石卒

不書其官者。惡之也。○宋紀。安石性不好華腴。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言官劉摯蘇轍等。連章論奏。至儉或衣縗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常獨洗。世多稱其賢。相位遂出知頴昌。近人情者也。作蘇洵獨曰。是不語福建子。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意悖終始不叛。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行虐。托合。爲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

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

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語如字。福建子筆蹄云。惠卿。福建人。常獨

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重遂按。薛史續綱目共作往往。惠卿。福建人。常獨語福建子。重遂按。薛史續綱目共作往往。子宣。重遂按。子宣布字。○呂公著

右僕射。以呂公著爲右僕射。下皆倣此。文彥博軍國重事。程頤崇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士。竇卞惠卿鄧綰等。竇卞惠卿鄧綰等。重遂按。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一司諫。蘇轍王覿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禦魑魅。於是

建州安置。放鄧綰李定于滁州。○司馬光爲相。八閱月而薨。太皇太后哭之。動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來。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民罷市。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晁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八閱月而薨。重遂按。閱。更歷也。此亦薨卒不妄語入兩用薨字。當改作卒。使去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重遂按。諸書未嘗下有有字。宜補之。不有不可對人言者。所謂不恥屋漏處。所從入。重遂按。從猶由

動重遠按動哀也語去聲自不安語入重遠按安語言虛妄之語也之過也畫其像温公五六歲時弄胡桃女兄欲爲脱其皮不得女兄重遠按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耳公父偶見之詬曰小子何得讒語自是不得讒語印鬻之重遠按是公得力處○蕭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印板印也光之甥也重遠按甥生也○本文作一句者不當作一句下亦字諸賢分黨如字死市重遠按叔孫通秦時以知兔刑得謗故曰枉至漢制禮比頤門人朱光庭賈易爲言官重遠按頤門人右司諫賈易爲羽翼川黨以軾爲領袖陶等爲羽翼嚴毖呂陶等相繼論列光庭右軾是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曰不之不音否枉死市戲言通當枉死於市門人受業生曰門人易音異論去聲相繼論列重遠按洛黨川黨朔黨重遠按元豐神宗年號散音傘洛川朔各以其

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賈易爲言官力攻軾傅堯俞王嚴毖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嚴毖右光庭陶右軾是時元豐大臣退於散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諸賢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頤爲

領袖光庭易爲羽翼川黨以軾爲領袖陶等爲羽翼嚴毖呂陶等相繼論列堯俞嚴毖右光庭陶右軾是幾頤罷不復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入皆不久而出曰不之不音否枉死市戲言通當枉死於市門人受業生曰門人易音異論去聲相繼論列重遠按洛黨川黨朔黨重遠按元豐神宗年號散音傘洛川朔各以其

朱光庭等劾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輦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深究嫌疑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太患也堯俞嚴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

呂大防停調

呂公著薨　公著知杭州。

尋薨重遠按薨字當改作卒過嶺置死地重遠按嶺南瘴氣人所不堪往往至死故曰置死地此路荊棘八十重遠按荊棘言不通也薛史續通鑑曰共作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迄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乾興眞宗年號自乾興元年至此元祐四年凡六十八年故曰近七十年然則八十當改作

仲淹子也公著喜薨○知漢陽軍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日作夏日登車蓋亭詩譏訕臺諫論確不已安置新州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爲不宜令過嶺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荊棘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輩重遠按荊棘言不通也薛史續通鑑曰共作此路自乾興以來荊棘迄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乾興眞宗年號自乾興元年至此元祐四年凡六十八年故曰近七十年然則八十當改作

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確純仁遂罷劉摯爲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轍等力陳其不可摯罷蘇頌爲右僕射又代之漢陽軍屬湖廣安州屬湖北今德安府軍蓋亭安州蓋亭詩云云重遠按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游車蓋亭賦詩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太后語尤切其詩見陳註嬌嬌當

太皇太后崩

七十二臺諫交章重遠按司諫吳中進士襄父爵爲酇山公倚字當改作俯識訕其詩云嬌嬌名一臣郝酇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鈞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灣蓋唐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酇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識鈞臺諫之不能諫新州屬廣東過嶺入廣途經五嶺荊棘久無人居交章交上章疏黨人神宗末年安石之黨調停和解兩全蘇轍等力陳其不可重遠按重遠貶過嶺爭詳同交章交上章疏黨人神宗末年安石之黨調停和解兩全蘇轍等力陳其不可重遠按重遠貶過嶺入廣途經五嶺荊棘久無人居嬌嬌虎臣注武貌郝處俊處厚父觀酇山公倚字當改作俯識訕其詩云嬌嬌名一臣郝酇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鈞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君倚碧灣蓋唐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酇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識鈞臺諫之不能諫新州屬廣東過嶺入廣途經五嶺荊棘久無人居

擯留詔命乃罷事此輩若返必將戕害衆人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爲觀文殿學士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太后曰轍疑吾君臣老臣重遠按老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身太后自言調戚官家重遠按調侮弄之也官家指天子西漢謂天子爲縣官

聖烈太皇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防純仁等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戚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元祐八年九月宜仁

東漢謂天子爲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兼稱之別用一番人重遠按一番猶言一遍欲避賢也○女中堯舜比一作私不比外家云云重遠按比猶私也太后謂大防純仁等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爲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重遠按二子指岐王顥嘉王頵

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爲女中堯舜不比外家以擁佑嗣君之故二子一女皆疎以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元祐並稱焉承神宗厭兵之後與民休息西蕃鬼章爲邊將擒獻繹不誅以招其部屬夏國自其主秉常卒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皆強臣爲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呼去聲曾音層賜出社飯重遠按自內賜之故曰出秋社貴戚宮院以猪羊肉雜餚飯上謂之社飯以相問遺秋社社日立秋後五戊

上始親政侍郎楊畏召玐璮悖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玐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自謂迹重遠按迹行事之迹入對玐章悖重遠按帝召悖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遂憲豐玐召章悖爲祖改元紹聖重

十一女壽康公主爲秋社不比嗣君哲宗二子徐王魏王一女封邑未詳慶曆仁宗年號元祐太皇太后聽政年上始親政重遠按發明書始親號爲邊之爲去聲鬼章鬼名章爲邊將擒獻云云重遠按元骨訛鬼章使據洮以叛岷州將种救之遣居泰州○上始親政侍郎楊畏首叛呂太防自謂述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大防重遠按禮部侍郎楊畏首叛呂太防自謂述雖元祐心在熙豐入對玐。其偏一也悖默然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璮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玐召章悖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悖爲右僕射純仁罷悖之來也道遇陳瓘悖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然將失天下之望悖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

遂按鄧潤甫陳
武王能廣文王
之聲成王能嗣
文武之道以開
紹述故帝改元
爲紹聖以新法
爲美而紹述之
也悖爲右僕射
重遂按右當作
左薛史續綱
目共作左遵遇
陳瓘重遂按悖
入相瓘從氛道
謔悖邀與同舟
其偏一也重遂
按薛史更載瓘
言曰吾寧永必
全忠元祐未必
全非降爲太子
太保重遂按太

祐人之罪無虛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
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等已死者皆追貶奪贈
呂太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覿韓
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
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勔吳安詩王俅
張耒晁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朱光庭孫覺趙
高士之純杜純李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等皆
連貶竄交彥博久致仕降爲太子太保罷節鉞尋襲
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章
惇蔡卞請追廢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太妃朱氏泣

保當改作少保
薛史續綱目共
作少保言者論
其罪附司馬光
誣毀先烈故也
罷節鉞重遂按
神宗元豐六年
文彥博致仕神
宗嘉其輔立英
宗而不伐其功
加兩鎮節度使
今罷之故曰罷
節鉞尋襲重遂
按襲當改作卒
太皇太后所選
聘重遂按哲宗
太后歷選世家
女百餘入宮閤
門祗候在之女

劉氏元祐七年太皇
太后歷選世家
女百餘入宮閤
門祗候在之女

諫上悟惇卞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
廟庭乎抵其奏於地首叛呂畏與太防相及照豐熙
寧元豐安石之政將音睄復音
伏治平聲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等遺表恩
綱目作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韓維到任及
贈謚追奪韓維孫固云云重遂按韓維是時未死續
追論前罪貶其官爵奪其封贈動音免份音彬
孟氏廢事見宋鑑紹聖三年五年而廢重遂按帝弱
按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媒蘗宜仁當欲危帝
之事請廢宜仁爲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
曰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
惇卞奏就燭焚之內侍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
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上怒曰云云向氏神宗后哲
宗母向音餉朱氏神宗妃上悟宋鑑云取惇奏就燭焚之○立賢妃劉氏爲后右
正言鄒浩乞追停册禮別選名族詔浩除名勒停羈

孟氏年十六太皇太后愛之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禮宜正位中宮勒停重遠按勒約勒也停殿停也鴛鴦重衾按寒疾傷寒傷寒不汗遂不治也疾不治則死矣是在京師亦有死時則死不足懼也願無自沮重遠按沮新州勒停罷官謫遠按宋紀通鑑綱目共作滿薛史續綱目共作滿按薛史續綱目共作滿定也無自足此書激厲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謝曰君贈我厚矣使如字○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書三十五皇弟立是爲徽宗皇帝改元祐紹聖元符徽宗皇帝名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章惇曰端王浪子耳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並收敘龔夫陳瓘鄒浩爲諫處音炸下同分音墳去聲下同三十餘人皆章惇得志時賅黜者天音怪○韓忠彥爲右僕射忠彥琦子也○文彥

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夫爲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爲諫官范純仁等左右正言太后垂簾重遠按帝即位尊劉后爲太后同處也分分別也爲重遠按龔處區處狼狽之狀處分重遠按處區處自足註脚一說沮俯優改元者三重遠按三下脫曰元祐紹聖元符七字浪子浪子俗語言其輕佻薛史續綱目共作輕佻天措重遠按失措言失手足所措也遑遑

元符皇后。至崇寧中。始上皇太后故。向氏仍稱太后。貶邢恕重遠按。陳瓘論恕罪狀。定策之罪。均州。攻卞安置。均州。攻卞奪贈者。○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罷尋竄。章惇

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追復官。三十三人。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顧臨。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侁。孔武仲。姚勔。盛陶。趙卨。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高上英。孫升。亦皆章惇得志時。追貶。

詔其執政重遠按。哲宗元符三年。寵下以私書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轝陷淖中。蹔宿而行。臺諫劾其不恭。免。知越州。陳瓘等以爲責輕。乃放惇于潭州。初任伯雨八上章極論惇。因貶惇爲雷州。司戶參軍。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又以爲強奪民乃止。至是。惇問令于雷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

復音伏。○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安置。婚也。先是。臺諫劾京蔡卞。安置。

諫議大夫陳瓘任伯雨等。攻卞。罷其執政。京爲翰林承旨。重遠按。哲宗元符三年。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區區重遠按。區區微小貌。○射音石。京罷云云。重遠按。哲宗元符三年。京罷。始出。

僕射。○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安置。

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建中靖國。重遠按。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太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爲建中靖國。是邪正雜進矣。布迎上旨。重遠按。迎逢迎也。言先意導之。不容於朝。重遠按。伯雨初爲右正言。太臣畏其多言。稍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既而欲布布覺之。徙上欲紹述。憲豐之政。正人不容於朝。

旨。瓘見其視日不瞬。謂此人必大貴。然以其區區精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爲天下患。瓘語人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連疏攻之甚力。京罷。尋又以御史陳次升等言與卞俱貶。任音壬。翰林承旨。官名。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大誥令太廢置。承相密畫。內夕密奏。皆專受專對。瞬音舜。目動曰瞬。語去聲。射人先云云。杜甫前出塞詩。

詞。引以喻去。其魁。○上意專欲紹述憲豐之政。而曾鞏布微。有雨存憲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初。嘗畧變章惇蔡卞所爲。既而布迎上旨。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臺吏送出入意。尚則同祖安石而已。建中靖國四字。年號。更音庚。意向重遠按。意向之所向。○李氏曰。言紹述憲豐之

爲度支員外郎政者蓋欲逐元祐之正人爾正人如任伯雨等時相左司諫江公望曾布輩之各各上疏言陛下若志紹聖佞人各去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佞人立元祐爲名必見佞人邪黨布滿朝廷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靖康之禍一重遠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有爭則黨復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延禧女眞阿骨打立

號天祚

天祚重遠延禧立號天祚是爲天祚皇帝○女眞阿骨打立女眞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會恭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坐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黜給事中陳

本名朱里眞肅愼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或曰本

姓拏辰韓之後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黑水靺鞨者其地也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

自太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眞者其類

猶繁甘酋曰嚴成有孫曰楊割太師遂雄諸部或曰

楊割之先新羅人完顏氏女眞妻之以女生子二人

長曰胡來傳三人而至楊割阿骨打其子也爲人沈

毅有大志阿音遏渤海之別族重遠按渤海本靺鞨

遣使拜粟末靺鞨號專稱渤海國故曰渤海別族拏奴加切辰韓東

夷有馬韓辰韓弁韓元魏元氏北魏靺音末鞨音曷

生女眞太金志居混同江南者曰熟女眞以其服屬

契丹也居江之北者曰生女眞亦民於契丹重遠按

生猶麤也金史兩女直同出於黑水靺鞨居肅愼氏

之地爲勿吉七部之一後役屬於渤海契丹盡取渤

海而黑水靺鞨附屬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

直在北者號生女直不籍契丹新羅國在東夷東音硃三人當作也○建中靖國一

黨人籍記姓名文彥博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尋詔其

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列闕又詔宗室不得與

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

其子孫及有服親爲婚姻○曾布罷蔡京爲相蔡卞執政再貶竄

罷論布過失布怒出嚇知泰州○按女眞臣於遼遷興宗諱改女直太平祥符

重遠按仁祖祥符宋真宗年號完顏氏重遠按完顏猶漢言王也韓忠彥罷重遠按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陳瓘鄒浩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

籍元祐黨人

增訂漢魏叢書　卷之七

立姦黨碑　京父子權勢相軋　窮極土木之功

廣逐神考之人，梼遂罷知太名。任再追奪司馬光重遠按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詔籍元祐元符黨五十餘人，不得與在京。○綱目徵宗紀云：蔡京自書姦黨為太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欠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那。民不忍刻也。○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作萬蔡京獨如約。悉改幾縣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此君何不可行之有。○動莫典切。○徽宗政和六年四月。魯道士于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觀云云重遠按重和當改作宣和。崇寧五年。京有罪

寶鬲忽水漏于外。作大晟樂。作玉清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策上為教主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作萬歲山以朱勔領花石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花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群。改名艮嶽。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謂之先賞元宵。曾罷重遠按布與蔡京有隙。會布擬增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請御書立姦黨碑于端禮門。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京自崇寧為僕射重遠按崇寧五年。京為尚書右僕射。二年為左僕射。觀音貫歷大觀政和重

元祐人立姦黨碑京自崇寧為僕射歷大觀政和重

和為大師。掌軟罷輒復入雖罷之日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張商英作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鄭居中劉正夫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居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上寵攸而尊京。子弟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為當豐亨豫大之運。專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大內。盛築內苑。鑄九鼎。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閉中。及奉安北方

以便宜從事　三王之禮所興不同或因或革故曰有改正朔有變服明民共財有推本天元有建德有明刑蓋謂此也　帝嚳高辛氏其德嗣顓頊而天下歸之　帝嚳溝通幽明知鬼神之情順萬物之理知民之急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取地之財節用有度　治五氣　種五穀　撫教萬民　利用之宜　明其小大遠近之極　知其德之廣狹　而序致之　其動也時　其服也重　其事也信　其治也文　其德也忠　其教也慈　其利也博　其生也有　其死也神　帝嚳能明此十德以尊天地　日月所照　莫不賓服　帝嚳之行也　日月所出　先至於此　莫不咸戴　帝嚳之德也　西北至於幽陵　南至於交阯　東至於蟜谷　日月所入　和夷所處　動靜之物　大小遠近　各得其宜　明照四海之內　聰達天地之情　其色也　其聲也　其氣也　其德也　溥而博　淵而神　見於外而民不惑　行於地而民不疑　帝嚳順天之義　知地之利　知鬼神之情　其事也　其生也　其用也　其養也　其財也　節之以時　而知其極　無有過度　無有失德　帝嚳之德也　其動也　其靜也　其言也　其服也　其處也　其事也　其時也　其位也　其樂也　其正也　其教也　其治也　其刑也　其賞也　其罰也　其謀也　其慮也　其思也　其憂也　其喜也　其怒也　其哀也　其樂也　其好也　其惡也　其取也　其予也　其度也　其量也　其文也　其武也　其德也　其義也　其生也　其殺也　其與也　其奪也　其愛也　其敬也　其威也　其信也　其利也　其用也　其正也　其德也　帝嚳之德也　其仁如天　其知如神　就之如日　望之如雲　富而不驕　貴而不淫

綱乃命酺饗應膚策上重遠按帝諏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爲太奉局及綱事酺宵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眼上帝願爲人主令指取內豭如囊太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爲教主道君皇帝於中物每取以數道錄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道君皇帝十百萬計於是策立徽宗爲道家教主號道君皇帝延福宮重遠按搜斂財數幽隱宮在大內北拱辰門外保和殿重遠按易宣和殿爲不置凡士庶之保和殿萬歲山重遠按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家一石一木稍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花石綱舟舡相繼一運爲堪玩者卽領健一綱令去聲下同山林高深云云重遠按此二句指卒直入其家用在萬歲山物麋鹿麋鹿大曰麋小曰鹿艮嶽改萬歲山蕭封表識使護爲艮嶽改名艮嶽重遠按萬歲山在國之艮位故改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元宵正月十五日上元每歲冬至後卽放燈自東抉墻以出又篙葦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次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時星芒屢見星芒工梳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星芒彗孛之類曠花重遠按星芒彗孛之類曠花重遠

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爲常京等誣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鶴藏空竹生紫花芝草產于艮嶽及諸

按雙花雙頭膚月重遠按脫月十二月應奉重遠按應奉應旨奉意也以蟲重遠按蟲惑也勢焰熏灼重遠按權勢威焰如火氣熏灼威福重遠按威福言賞罰重和元年戊稱帝改元稱帝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政和五年阿骨打稱帝然則此當改作以政和五年乙未稱帝禽色重遠按禽色田獵女色玉國重遠按玉

州連理木雙花芙蕖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見音現連理木異本連幹雙花芙蕖蓮也異苗連帶曰雙花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開邊生事於外皆無察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應奉以蠱上心勢焰京父子相表裏○女真阿骨打以重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荒於禽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隣東北五國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東之寧江州遼遣將討之而敗又起中京上京長春西遼西路兵並進獨涑流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眞悉

國一說鐵勒。噴訥。玩突。消忽。咬里沒。腹此。禽重遠按。金史女真建號遠按。金史女真發甲馬數百人。大金至五國界。即巢穴取之。往往爭戰而得此禽。西遼重遠按。西遼誤。獨涿流河一路。重遠按。平府長白山下流未詳。寧江州在契丹東北隅。將海一路。即四路之一。謂獨一路兵至涿流河者也。虜卤通。卤掠也。降音項。平聲。國號大金。重遠按。河骨打即皇帝位。曰遼以寘鐵爲號。取其堅也。寘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按出虎。高麗河建號重遠按。遼末建元收國。其國語謂金爲按出虎。求醫建號建帝號也。重遠按。宜徵行。當常通。薛史作

虜遼東界熟女真鐵騎益衆天祚親征復大敗女真乘勝并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五州阿骨打遂建號改名旻國號大金。明年破遼上京。禽色禽獸之女色。

海東青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五國與女真相去千里。五其國名也。不勝其擾。重遠按。西遼擾誤。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混同江水出咸州東北。混同江在遼陽。今二寧府。上京長春。西京在遼陽。今二寧府。上京長春。西北流未詳。涿音來。虜遼東界。重遠按。西遼誤。獨涿流河源流未詳。涿音來。虜遼東界。重遠按。西遼誤。獨涿流河一路。即四路之一。謂獨一路兵至涿流河者也。降音項。平聲。國號大金。重遠按。河骨打即皇帝位。曰遼以寘鐵爲號。取其堅也。寘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按出虎。

上遣二醫往還奏實非求醫乃彼知中國將與女真

圖契丹謂尚存契丹猶足爲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宜早爲之備。上聞之不樂。將音漿。爲去聲。捍音汗。○上嘗微行都市酒肆。故館正字曹輔上言。編管郴州。上言之上。

詔之子。領兵復湟州。任責措置邊事。已而復鄯州。廊州貫遂建節爲宣撫。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政和初。乃自請奉使覘遼國。有燕人馬植者。陳滅

童貫自崇寧間重遠按。崇寧元符三年詔棄鄯湟州。以界吐蕃。徽宗崇寧二年。童貫及王厚復湟州。厚王韶之子也。復鄯州廊州。重遠按。崇寧三年四月。王厚復鄯州廊州。建節爲宣撫。重遠按。宜當改作安。薛史續綱目共作崇寧四年正月。以童貫爲樞河關湟秦鳳路。多續綱目作數。編管重遠按。不刺而流曰編管。童貫自崇寧間重遠按。崇寧元符三年詔棄鄯州。以界吐蕃。徽宗崇寧二年。童貫及王厚復湟州。厚王韶之子也。復鄯州廊州。重遠按。崇寧三年四月。王厚復鄯州廊州。建節爲宣撫。重遠按。宜當改作安。薛史續綱目共作崇寧四年正月。以童貫爲樞河關湟秦鳳路。措置邊事。責任

上言重遠按。秘書省正字曹輔上疏曰。陛下厭聲。正字曹輔上言重遠按。秘書省正字曹輔上疏曰。陛下厭聲。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讎。楚越睽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測。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編管編籍羈管。○童貫自崇寧間重遠按。崇寧元符三年詔棄鄯州。以界吐蕃。徽宗崇寧二年。童貫及王厚復湟州。厚王韶之子也。復鄯州廊州。重遠按。崇寧三年四月。王厚復鄯州廊州。建節爲宣撫。重遠按。宜當改作安。薛史續綱目共作崇寧四年正月。以童貫爲樞河關湟秦鳳路。

增訂北盟會編卷之七十

安撫制置使得志於西邊重遠按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政和初云云重遠按政和元年童貫講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陳滅燕之策重遠按燕人馬植本遼大族童貫使遼及呼慶云重遠按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趙良嗣往仍以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燕之策貫挾以歸更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遂起政和末有漢人泛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重和春乃用按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蔡京童貫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阿芝川涿流河與議共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宣和初至京遂中京本朝取燕京歲幣如與燕之數良嗣曰燕京詔京貫諭以來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送其使由海道歸國是歲王黼爲相力贊攻遼之策及呼慶復一帶則併西京是也金主亦許之以札付良嗣期以與金使來時阿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金國取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南兵自白溝來攻良嗣

遼主都雲中入夾山

道虜議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入骨而太祖流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帝嘉納之賜姓趙氏國燕之議自此始漢人泛海來重遠按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薊州泛海至登州貢黃故

歸馬政復與子擄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睦寇方臘連陷浙郡中都爲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作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有各不過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引避或言金前鋒將至遼主震驚丞奔雲中入夾山時燕王淳守燕蕭幹立淳爲主宋童貫祭攸帥師東略至白溝西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耶律淳死宋師再舉遼涿州將郭藥

道摘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重和春重遠按重和以十一年終故直曰春卽改元之春也遣馬政云云重遠按使武義太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上聞宋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從當遣使來通金好向此始

師領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駐盧溝河講幹拒之藥師間道襲燕幹還救死鬬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遂濃貫攸懼無功獲罪時金主在奉聖州乃遣客禱金使來言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庸關燕降於金金使來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併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貫攸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貫攸歸以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郭藥師同知王韶之子

遂遣使來重遠按金主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覩同馬政來修好時宣和元年正月詔京貫云云重遠按帝認京貫諭以來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差軍校呼慶重遠按差遣也帝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呼慶歸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王黼爲相重遠按宣和淳復音伏下同湟州屬甘肅廓州屬甘肅更姓之更音庚復燕議李氏曰啓燕雲之役者初則童貫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繼而趙良嗣來歸獻取燕之策徽宗如之何不喜夫豈知天下久安士不習戰白溝之敗爲金人所笑遼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漢人高藥師阿芝之阿烏何切遣使李善慶京貫蔡京童貫呼慶呼姓慶名在上京重遠按時金主自將攻遼在上京故趙良嗣往約金國云云重遠按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取中京大定府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燕京卽幽州西京卽大同府以札付良嗣重遠按札書札也金主以書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云云古北關在順州北白溝在涿州南去安肅十五里亦名巨馬河宋與遼人分界處源流未詳廣音廓持國書重遠按國書云大金皇帝致書于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絜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往訂重遠按訂平議也幾如字未幾金使云云重遠按自未幾至歸國薛史續綱目共不載山東宋江云云重遠按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爲張叔夜所破遂降睦州屬江浙今建德府睦

二十年十一月。王寇方臘。重遠按。睦州淸溪民方臘。託左道以惑衆。時蘇爲小保。太宰吳中因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爲置之爲。去年。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綱目。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重遠按。遼主之走雲中。以耶律淳李處溫等爲燕京留守。處溫聞遼主入來山。命令不通。結都統蕭幹詣軍前降。重遠按。遼常勝軍。涿易二州來降。童貫受之。盧溝河在北平。其源出於代名小寧武方臘。重遠按。睦州淸溪民方臘。託左道以惑衆。時蘇爲小保。太宰吳中因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爲置之爲。去年。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綱目。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重遠按。遼主之走雲中。以耶律淳李處溫等爲燕京留守。處溫聞遼主入來山。命令不通。結都統蕭幹詣軍前降。重遠按。遼常勝軍。涿易二州來降。童貫受之。盧溝河在北平。其源出於代名小寧武

得千人。設伏迎黃河。自奉聖州入宛平境。至北平。東流入海。間道襲燕。重遠按。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攻遼。遼蕭幹率衆拒延慶與戰而敗。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延慶許之。藥師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奪迎春門以入。幹聞之。還燕巷戰。藥師敗走。盧溝之師遂潰。重遠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五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藥師當之。明旦見火起爲期。乃逸二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縱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擊。遁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奉聖州。遺客王環。遺客禡金主圖之。重遠按。環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燕京。遼奉表降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進兵粘罕趨南暗口。樓懶馳馬趨北牛口。阿骨打趨居庸關。居庸關在北平府昌平縣西。景屬河東。燕山府即燕京。○有星如月。徐徐

有星如月

修神保觀 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結綵山重遠按結綵山宋志所載上元前後大內正門繫綵爲山棚者所謂山棚是也志又曰蕃陝西客各依本國歌舞起山棚張樂地震電母重遠按三餘謝筆俗呼雷爲雷公電母亦有所本易震爲雷離爲電震長男陽也而雷出天之陽氣故俗云雷公離反此故曰電母豐樂

京師 兩京 河東 陝西 地震

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修神保觀其神都人素畏之傾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又有飾作鬼使催納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後數日旨禁其神俗謂曰二郎神使去聲旨禁納○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金國無城郭宮室用契丹舊禮如結絲山作倡樂鬪雞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其國茫然皆茭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倣中國所爲結絲山結絲爲山倡樂倡優之樂鬪雜笙蹄養雞看其鬪擊鞠以革爲之內實以物擊打以爲戲今通謂之球子鞠竊不聲茭音跋草也○兩京河淅

河北山東盜起 金主亮吳乞買立

豐樂酒保重遠按豐樂酒樓名官爲十八置酒保酒家酤匹詔度重遠按張儐重遠按度得度張仙重遠按張仙起山東張迪重遠按張迪亦起山東高托山重遠按高托山起河北金主稱帝六年重遠按金主六年用重和元年即位之說然據薛史續綱目改和五年即位則在位九年當改作九年燕山之地重遠按燕上脫圖自後唐

路衆異矗見都城有賣雪菓男子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保朱氏其妻年四十忽生髭髯長六七寸宛一男子詔度爲女道士兩京京東京西見音現髭音貲髯在口上曰髭○河北山東盜起連歲凶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相食饑民並起爲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亮帝六年而殂號太祖太聖武元皇帝弟昊乞買立改名晟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

重遠按。徐度明宗時。金已遣人招誘重遠。重遠按。金粘沒喝欲下平州。擒張敦固。康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說之。遂見敦固。敦固曰。契丹凡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干粘沒喝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爲南京。命敦留守。八路重遠按。上中京燕雲。

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州。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遼張敦固守平州。金已遣人招敦固。敦固曰。契丹凡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遽納之。趙良嗣力爭以爲必招金兵。金人諜知。即襲平州。陷之。得宋詔札。自是歸曲累檄取敦。不得已。命王安中繼之。而函送其首。未幾。金太子斡離不已由平州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密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將迎天祚。金人方退。天祚入陰山。

金人平遼。東西長春。凡八路。以平州附重遠按。金翮天祚

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太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訴于張敦固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之。能無意乎。敦固太息曰。吾豈忘國恩。但兵少耳。乃復引

斡離不陷燕山。粘罕圍太原

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遂爲金人所敗。就擒契丹。自阿保機至天祚九世而亡。時宣和七年乙巳歲也。是冬。金斡離不粘罕分道而南。斡離不陷燕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爲前驅。童貫自太原逃歸。粘罕圍太原。帥張孝純歎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死難。何面目見天下士。孝純以蓋景守關。知朝寧府。孫翊來救。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城下。張孝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盡報國翊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再益兵力。不能敵翊死焉。無一騎肯降。

幸招致之安中以開。帝以手札賜度弟令鷟白時中建際之而度促發出奔肉附趙良嗣力主和議

時王黼先一年已罷而白時中李邦彥並相皆鄙夫也。金兵來時中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中靖國曰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立是爲欽宗皇帝。昌平縣屬北平。音俞。音欒。屬河東爲俞。音樂。屬河東爲

請降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帝不聽。得宋詔札討敦拒之。閽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敦安以大捷聞。重遠按。詔札蓋帝拜敦節度使賞銀絹數萬。敦聞猶賜將士宴而拜敦節度使書。遠迎金幹離不知之乘其無備襲之。敦敗宵奔燕山。歸曲重遠按。金詔札得宋朝所賜手詔。歸曲責宋理曲累上聲。王安以宋納叛人爲中繼之重遠按。敦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囚之。金人以絹帛。○幹烏活反。來責急。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而函送首。成入聲。金太子幹離不重遠按。幾如字。離不之不音孛。且遣人云云重遠按。臣譚稹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

陳東上書乞誅六賊。六年。王黼有罪免欽宗重遠按。作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幹離實約延禧來降。自不監戰事。自平州入燕山。初幹離領衆南出重遠按。自金人方退至不可得。薛史續綱目共不離不在平州。聞西夏會党項小斜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遂趨党項。童貫郭藥師治至應州新城東爲金將婁室所獲。金主廢延禧爲海濱王。敗音拜。就擒按。金削封天祚爲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九世遼阿保機自梁均王貞明二年始建元。至是凡二十一年。多少威重重遠按。多少帶言。許多之義。如綫急同異之例。薛史續綱目共作幾許。死難之難。去聲。前寧府屬山西。即朔州。觀察唐乾元初。改採訪使曰觀察處置使。即今提刑按察使也。孫翊時兼此職。重遠按。翊爲都巡撿使。故以觀察稱之。先建中即位二十年改元。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輩咸憚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

徽宗長子。陳東等重遠按東率諸生上書故曰等。竄竊動彦尋皆殺之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竊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擊以東詔竄于永州竊至雍丘開封尹尋昌遣武田制一以楊戩主之皆按民券契而以樂尺打量其贏戍之彦賜死並籍其家動放彦繼之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皆指爲太荒。雖執印契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樂尺按徽宗指節所造尺量田用所謂太尺尺二寸者。而樂尺比小尺又短五分有奇。

○有狐升御榻而坐者。詔毀狐王廟。狐王出處未詳此一節按宋鑑。

上皇奔應天府。屬河東。即宋州。○以李綱爲行營使。定城守策。定城守策重遠按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李綱曰。道君皇帝宅京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事在徽宗宣和七年秋。讀者詳之。

○上皇奔應天府。屬河東。即宋州。○以李綱以察攸爲太上定城皇行宮使奉上守策皇東行以避敵續綱目發明。播然。白時中謂都城越之詞有三。如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緩詞也。奔急詞也。走賤詞也。夫師帝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乃以綱爲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便宜從事。

○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光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彦張邦昌爲相○春正月。斡離不攻京城不克乃遣王汭與鄭僅來邦彦等皆主和惟綱欲戰上是邦彦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汭與俱入見又遣李梲出使梲又與金使偕來金人需犒師金五百

除元貴爲天子。而一祐黨旦棄宗廟則是籍目於此書奔可。斡離謂賤之甚矣。朝廷遣李鄴重遠按。徽宗宣和七年。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遇王汭重遠按。此當改作遇金使吳孝民。又遣李梲

種師道奏三寶奴耶律忠宜劉王汭催來梲又寨拒守重遂按又字削可猶師重遂按猶勞也表段重遂按表段言繒李邦彥專帛可用爲表衣主和議遂按邦昌時爲少宰金國太子

云云重遂按吳孝民曰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遣李梲出使斡離不謂之曰今若議和當駙五百萬兩云遂與金使蕭

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劃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爲質遣張邦昌副康王如其營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笞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更請肅王

爲質种師道等諸路勤王兵至師道奏京城周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宜與城內劉寨拒守俟

困擊之網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虜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

渡河之議未幾統制官姚平仲宵攻金營不克上大

重遂按太子諳班勃極烈斜也肅王重遂按肅王名樞宜與城內劉寨重遂按寨也如虎投檻重遂按投虎檻押知勢不可脫改其暴愈甚縱歸擊之重遂按言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我已

驚懼廢行嘗龍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丞充守禦使衆乃散

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爲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縱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

惟詔三鎮仍堅守不割自斡離不携鄴至與鄴偕來軍遂按薛史續綱自共作斡離不抵沐城帝乃群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

使吳孝民來因偕與還孝民入見問納張斁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據此則此

時我已渡河矣。當改作幹離不攻京城。邦彥等皆主和云云。而携鄭以三字。不克乃遣王汭與鄭僅來。十字。削可。使去聲。去渡河之時日也。上大驚懼重遂也。中山之中。音現。悅音拙。表段凡夜有表有裏。段幣帛音仲。間音澗。質音致。康王皇弟構。中笘音括。箭受弦處曰笘。中笘。謂後矢破。前上大驚懼廢行營罷李綱重遂按。金使王汭來勤王兵勤於王事之兵。俟因俟其糧乏兵困。檻檻也。致青李邦彥語圈也。縱歸給以誓言。詐復三鎮縱其歸國。幾如字。統之曰用兵乃李制官掌宜撫軍政。姚平仲胥攻金營重遂按。李綱已綱姚平仲爾。非言必勝之計。帝然之。約日興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朝走意也。因罷西巨室。平仲虞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平仲請先李綱以謝金人。

遣使持往重遂按。宇文虛中奉詔如金。括金王孝迪及都人數萬重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潰誅亡去。復用復右之復。音伏。守禦使重遂按。京城守禦使。三鎮中山河間太原。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隕議。括取在京軍民官吏金銀。不俟金幣數足而退重遂按。此言其奸要音腰。詔三鎮重遂按。詔金人要盟。

康元年。網為尚書右丞。故曰復。夜追咎。已黜。夜追咎。已黜。至是鼠竄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

上皇歸京師　金兵復至

遂按。靖康元年七月。鼠竄至潭。潭重遂按。潭州。童貫亦遂鼠重遂按。靖康元年四月。上皇歸。八月金又分道入寇。止各道兵重遂按。薛史作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

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

上皇字。上皇歸京師重遂按。靖康元年四月。上皇歸。八月金又分道入寇。止各道兵重遂按。薛史作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

蔡京於儋州。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鼠萬安軍。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遂鼠追斬於南雄。梁師成已誅重遂按。童貫亦遂鼠重遂按。靖康元年正月。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行一日。吉陽軍張邦昌云云重遂按。邦昌以肅王為質。時還。○梁古栗廣東。○李邦彥罷。張邦昌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罷。何栗相。栗。音櫟。○上皇歸京師。金兵復至。幹離不由東路。陷眞定。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路。陷隆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鄭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等。

惑於和議

錢蓋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兵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毋得動京師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云云乃止兩道兵勿前六甲法重遂按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者遂按京盡令守禦人下城因大赦改元四十日有卒部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生擒粘罕斡離不盡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紿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遁虜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大潰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時師道前十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斬其貴將二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虜使劉晏請

金師京坐城樓上金兵譟而前京兵敗退墮死于護龍河塡戶皆滿京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前一月卒重遂按靖康元年十月种師道卒實將一人重遂按一當改作二薛史作金環貴將二人○繆虞演切說文膾也一曰切肉塊如青城

范瓊見之重遂按帝如青城軍奉表請降以金遺二酋二酋喜

上出城都民爭入擁而食之何禦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爲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上以爲然遂墮其計二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二宿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續遣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縱虜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猶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爲范瓊所奪遣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皇族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

金主紇石烈志寧宣
正張汝中別立二十人
邦昌以宋國主仍
爲楚王帝號帝默然
帝以二宿而返重遽
宋帝按十一月辛酉
北歸帝如青城十二
月癸亥返故曰
二宿二或作三
誤明年春復請
李若重遽按靖康二
水死年正月金再邀
義
帝主營帝有難
色何栗李若水
以爲虜勸帝
行帝乃復如金
軍○徐度却掃
編曰政和間始
宋周之王姬之
稱而改公主曰

城中子女金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
上下俱空然後官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冊前太宰
張邦昌爲楚帝以宋二帝北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
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幵莫儔
王時雍徐秉哲范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議
舉異姓方上在青城逼易御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
呼奮罵金人刀裂其頤斷其舌而後梟之相謂曰大
遼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然一時憤
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爲范
瓊誘殺何栗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皆爭論乞存

何栗帝姬郡主曰寇
張叔姬縣主曰族
夜不議者謂姬蓋周
食而姓猶爲姬曰齊
死姜宋女曰宋子
皆因其姓而繫
之國不曰周姬
而曰王姬者蓋
別於同姓諸侯
魯姬衛姬耳國
家趙氏乃嘗曰
帝趙不得曰帝
姬若以姬爲婦
人之美稱則尤
不可漢書高五
王傳諸姬生趙
堪爲人主者且
邀上皇出城一出不歸重遽按金再
改公主爲帝姬選立異姓卓遽按吳幵莫儔召百官

立趙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衆惟飲湯過
界河死衆至燕亦不食死當京城危急時四方勤王
之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恐妨和議訖金人之退未嘗
交兵上在位不二年國破改元曰靖康弟康王立于
南京是爲高宗皇帝
貞定府屬河北郎鎮州定軍屬
山西河陽府屬山西懷州屬河
東郎河內郡六甲法如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
戌師道言先是金人之去師道請擊擊不
從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然二元卽幹離不
粘罕青城虜營續迫出上皇重遽按二十年二月金人
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
邀帝終留不遣故曰一出不歸不猶生陷於夷狄乎
出不歸重遽按猶下疑脫愈字不然不成語欲飲藥重遽按
飲藥自殺爲范之爲去聲下同帝齕徽宗政和三年
姜之稱又非所以稱帝女也前

太宰張邦昌重遠按靖康元年二月邦昌爲太宰三月議者以邦昌私於敵社稷之賊也遂罷頭口傍也幽音端上聲千數之數上聲呉草結衆云故曰前太宰往云重遠按閣門宣贊舍人謀却還二帝以討邦昌率來逼逐重遠按往來議事舉異門外苑瓊詐與合謀令悉奔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姓者呉仟莫儔也逼逐出郊者海逼界河死重遠按若水抱帝哭訴金人爲狗輩瞬順餘人捕革倂其子殺之論去聲界河出霸州東入于海逼界河死重遠按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金粟已而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仰天大呼遂不苑瓊也孛侍郎復語扼吭而死終生不陷於夷狄之言南京即應天府○呂中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竭力攻之而晉亦竭力禦之晉力雖疲而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饑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望風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晉不亡也契丹之敗也靖康之取兩河再渡河追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柬狄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閎覿以召禍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責國降虜即宜和閎覿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宜和閎覿之人也

趙氏者驅去京城也○按韻會顓同顓武肅錢王重遠按錢鏐謚武肅靖康初嘗出使重遠按靖康元年正月幹離不圍京師康王及張邦昌往爲質幕詔再出使重遠按靖康元年十一月詔王雲副康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詔曰肅主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太王其兵已退復去揭榜召兵

南宋

重遠按高宗即位于南京故曰南宋。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夢呉越

武肅錢王入室已而生構封康王靖康初嘗出使幹

離不軍是冬幹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歌南仲偕行

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止之相州

守以蠟書言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

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爲大元帥汪伯

彥澤爲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河至

何益願勿行耿南仲僭重遂按耿南仲恐王雲誤薛史續綱目共不載康王與南仲僭行事相重遂按薛史續綱目共作知相州汪伯彥以帛書請王如糊蠟錢姓王爵名鑠行至相州重遂按薛史續綱目共作知相州汪伯彥以帛書藏書蠟丸中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雨那撤近城民舍運粟入金使王汭偕

改元曰建炎（炎歸也謂歸有就下列也）尚書省就臣列（詔告中外重遠按詔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車駕敷天同左袒之至揚心乃眷賢王越州金居舊服漢家之人分尺土世宜光武道南之中興獻公之來子九人惟重耳金人之尚在茲乃天至汴意夫豈人謀漢宗澤家之厄十世重表請遠按十世之厄指漢哀帝宋自太祖至是十世）

拜受遂趍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黜耿南仲召李綱爲相以宗澤知開封爲留守綱至邊防軍政略有緒而潛善伯彥復主和亟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潛善伯彥爲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決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是冬車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二年春金人至汴爲宗澤所敗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沮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都人爲之號慟聞者皆相弔出涕（易音亦孟太后哲宗后時）

〇左傳僖公二十六宮有位者皆從二帝惟孟氏以廢得存（獻公晉侯遣使奉表重遠按邦昌遣謝克家至濟州勸進又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可去及詆用事者潛善伯彥奏誅之決策幸東南重遠按李綱嘗言於帝曰自古中興之主起西北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東南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願遠沂都帝不聽兩河河南河北南來粘罕自燕山東婁宿撒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爲將渡河攻河南幹離不兀朮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婁宿撒喝自同州渡河攻陝西爲宗之爲去聲下同敗音拜呼去聲〇中興人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禕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十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

金人至揚州
上如杭州
苗傅劉正彥作亂

重遠按經制略制置連呼過河重遠按過河能措手於外既主幸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雖二十謂過河而北也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乎重遠按禪允重遠按禪允貴禪董允三年春金人將至揚州上得報亟出

二相方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南走回望揚州烟焰已漲天矣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洲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如杭州罷潛善伯彥以朱勝非爲相御營將苗傅劉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專柔三歲孟太后聽政呂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爲前軍張浚冀之劉光世游擊爲殿勝非說二兄呕反正尊孟后爲隆祐皇太后勝非罷呂頤浩爲相二兄

重遠按經制略制置連呼過河重遠按過河能措手於外既主幸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雖二十謂過河而北也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乎重遠按禪允重遠按禪允貴禪董允三年春金人將至揚州上得報亟出

二相方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戎服南走回望揚州烟焰已漲天矣呂頤浩張浚追及上於瓜洲得小舟以渡至鎮江遂如杭州罷潛善伯彥以朱勝非爲相御營將苗傅劉正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專柔三歲孟太后聽政呂頤浩張浚帥師勤王韓世忠爲前軍張浚冀之劉光世游擊爲殿勝非說二兄呕反正尊孟后爲隆祐皇太后勝非罷呂頤浩爲相二兄走世忠追之皆伏誅上如建康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隆祐太后如南昌聞兄亦請於粘罕將犯江浙故也御營將至之將將犯之將並音漿（二相）黃潛善汪伯彥呼去聲瓜洲渡在揚州鎮江府屬江浙即京口御營將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二人因相與結作亂殺王淵等請上禪位專音孚未三歲專年未周三十歲帥音率翼之助也殿音顛去聲說音稅（三兄）重遠按浚頤浩等發兵傅正彥苗傅劉正彥聞之惪恐不知所爲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百官朝于帝帝慰勞之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帥百官朝于帝帝慰勞之（二云）按宋鑑勝非又上疏太后乞高宗還位太后云此加一皇字已隆祐所居宮名以元字犯后祖諱故改之勝非罷以不能止二兄之亂重遠按勝非見帝

相重遠按呂字言曰臣昔遇傅等之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行以浚爲川陝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云云重遠按浚浚遂免川陝四川陝西杜充爲右僕射守建康上如杭州升杭爲臨安府自臨安如浙東金人分兩道一軍自鄽黃渡江劉光世在江州以爲鄽黃小盜遣王德拒之於興國軍始知爲金人金人自太冶趍洪撫建昌臨江吉州追隆祐太后不及遂陷袁潭荆南澧州乃自石首北渡而去一軍自滁和向江東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朮通判楊邦乂不從刺血書裙重遠按裙書裙重遠按裙改後裙也大罵重遠按紹興後重遠按書宿自滁和者凡朮○冶音也及守臣重遠按守臣陳邦光又刺血書裙

已次興二年陽邦乂合州盜曰忠良張公章安鎮重遠按祐當改作裕薛史續綱目共作裕伏卒金山龍王廟重遠按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蘊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七曰兀朮進陷越州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次台州章安鎮金人以舡犯昌國縣欲追襲上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舡擊散之乃退回兵陷秀平江常州至鎮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卒金山龍王廟幾獲兀朮相持於黃天蕩兀朮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北歸不得去或教於冶城西南隅廬場地鑿大渠一夕成次早出舟趍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一日值無風海舟不能動兀朮乃引其舟出江北去疾如飛以火箭射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朮乃得北遁統制岳飛邀擊敗之於六合興國軍屬湖廣大冶

雨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相持重遠按兩不相下。曰。金人馳如流星也。六路重遠按六路調兀朮求假道重遠按此役廣南軍使臣船人王姓者。教其舟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耀將。侯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盟。乃名馬又不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燔灼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統制岳飛。統制官。岳姓。飛名。敗音拜。初次日早朝。六合重遠按。蔽天師遂大潰。梵名。躊躇重遠按。躊躇進退未定貌。調兀朮重遠按調選發也。皇馳重遠按。皇馳如流星也。六路重遠按六路求赴陝西作五路。五路之兵。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及吳玠之兵也。陷路不援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不及援。所離所部重遠按。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呂頤浩罷重遠按。中丞趙鼎上疏自上駐越州

在淮東浚聞兀朮謂三年而後用師及是撻辣兀朮皆縣屬興國軍。洪撫即臨川郡。興國以下。皆屬江西。袁州屬江西。荊南或云即朗州。澧音禮。皆屬湖廣。石首縣屬江陵。滁和州屬淮西。即歷陽郡。馬家渡在太平上聲。音項。平聲。又音刈。刺音次。針刺。擁見之見。音現。累降音遵入聲。明州屬浙東。今慶元府。合州屬浙東。昌國縣屬慶元。秀今嘉興府。常州皆屬江浙。金山在江中。去鎮江城七里。幾音機。海舟不能動兀朮求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臣船人王姓者。教其舟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耀將。侯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盟。乃名馬又不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烟燄燔灼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統制岳飛。統制官。岳姓。飛名。敗音拜。初次日早朝。六合重遠按。蔽天師遂大潰。梵名。躊躇重遠按。躊躇進退未定貌。調兀朮重遠按調選發也。皇馳重遠按。皇馳如流星也。六路重遠按六路求赴陝西作五路。五路之兵。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及吳玠之兵也。陷路不援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不及援。所離所部重遠按。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軍皆潰。呂頤浩罷重遠按。中丞趙鼎上疏自上駐越州

張浚西行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及是撻辣兀朮皆

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皆以為不可。浚決策移檄招

罕問罪遣吳玠入長安。金人遂調兀朮自京西星馳

赴陝西與婁室合。浚合六路兵。至富平。婁室擁兵驟

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佗路不援。哲離所部。諸

軍退。金遂乘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陝西

大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訪諸將所在。各引所部

來會。人心粗安。吳玠走保大散關。崇和尚原。辣音闌入聲調

去聲。婁室。金將。六路。同州。鄜延。環慶。鳳翔。秦。鳳。涇原。富平。縣屬渾州。陝音閃。遣劉子羽云云。重遠按。子羽。浚子。羽喜悉以其衆來會。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路。粗音措。上聲。散音傘。○上自海道回駐

秦檜論順昌渡過失順南關浩因求去乃罷

為南軍節度使 下當有粘罕二字 擊金家云云 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撻辣 玫楚州檜與其王氏自軍中趨 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其言皆與約和檜以厚賂達粘罕期得生還誓願殺力金主 撻辣意重遠按信之以賜其弟撻辣使任用之 連水軍屬淮南今安 檜首倡和議故撻辣除縱之使還也是歲重遠按是歲建炎四年也 建炎戊申 李回素與檜善 帝大喜之 好去聲

劉豫稱帝

州人於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金為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臼金主循邦昌故事立豫國號大齊

國號大齊 遂降金 江淮盜李成 重遠按李成多造符讖幻惑中外六七州 聲 降金 豫為濟南大守而降於金 循邦昌故事立豫 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十餘郡盡失陝西之地 重遠按陝西之 畫陷于金 先用 重遠按建炎 四年四月曲端 使吳玠担金人于彭原敗績玠怨端不為援遂 潛之後雖重用 端然以其沒澗不能無疑乃罷

命張浚討李成

申建炎二年也 撻辣 閩濟南遣人咱豫以利豫 金江淮盜 李成 重遠按李 成多造符讖幻惑中外六七州 聲 降金 豫為濟南大守而降於金 循邦昌故事立豫 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十餘郡盡失陝西之地 重遠按陝西之 畫陷于金 先用 重遠按建炎 四年四月曲端 使吳玠担金人于彭原敗績玠怨端不為援遂 潛之後雖重用 端然以其沒澗不能無疑乃罷

北依撻辣為所任用撻辣南侵檜參謀其軍事嘗為下當有粘罕二字 擊金家云云 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撻辣 玫楚州檜與其王氏自軍中趨 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其言皆與約和檜以厚賂達粘罕期得生還誓願殺力金主 撻辣意重遠按信之以賜其弟撻辣使任用之 連水軍屬淮南今安 檜首倡和議故撻辣除縱之使還也是歲重遠按是歲建炎四年也 建炎戊申 李回素與檜善 帝大喜之 好去聲

越州呂願浩罷范宗尹為相秦檜南歸赴行在檜在

歸朝士多疑之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乞上致書撻辣以求好其言皆撻辣意也檜在北重遠按金人來沐京失守金人乃取檜詣軍前俯其孥同拘至燕山上皇在北聞康王即位命作書貽粘罕 撻辣使任用之 連水軍屬淮南今安 檜首倡和議故撻辣除縱之使還也是歲重遠按是歲建炎四年也 建炎戊申 李回素與檜善 帝大喜之 好去聲

劉豫稱帝

張浚其都統制軍民盡失重遠按軍民軍民兩道向陝西人平民之地勦重遠按自和尚原者兀朮自箭筈關者沒立遂將重遠按遷當改作遣薛史續綱目共作遣箭筈關重遠按前箭嶺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沌宗尹罷重遠按宗尹有才智之吳玠憾端自書年三十為相數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汗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閒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

地惟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退保閬州統制曲端為重及貶軍情不悅至是又送恭州獄殺之士大夫軍民皆悵恨西人益以是非浚

五郡階成岷洮屬鞏昌鳳屬陝西閬音浪州屬順江太保寧府曲端曲姓端名萬州屬川南西人陝西人恭州屬川南今重慶府恭州屬川南今重慶府岐山縣東北沌宗尹罷重遠按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之王庶從而間之以紙糊其口舟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

用譖罷其兵柄安置萬州西人倚端為重及貶軍情

按昌當改作揚痛憤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非薛史續綱目共作浚以下殺曲端事而非議張浚。

金人分兩道向蜀吳玠與弟璘大敗之於和尚原又選將敗之於箭筈關兩道皆不能入璘音隣敗音拜下同○范宗尹罷秦檜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遂為右相呂頤浩為左相○兀朮會諸道及女真兵造浮梁於寶雞縣渭攻和尚原玠璘三百三十餘戰大破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山寶雞縣屬鳳翔○中去聲○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遠圖檜罷宋勝非為右相言者黃○紹興三年春金撤離臺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實由商於

金人陷興元

按撒離喝自紹興元年。屯鳳翔。金商重遠按。商當改作商元朮果云云重遠按。元朮來犯在紹興四年三月。此脫閏及紹興四年。四字。宮願浩朱勝非相繼罷重遠按。願浩有贈略。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爲重。會侍御史辛炳等論願浩過惡。遂罷爲鎮南節度使。勝非累章乞免。會侍御史魏福州居住。子羽安置白州。關陝關中。陝西。○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郢唐州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重遠按。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豫。豫州無西顧憂。重遠按。關陝既定。故無西顧憂。必併力重遠按。金齊併力。遂召大安。慶音堂。入聲。敗音拜。下並同。貶竄浚。貶永州。今安陸府。信陽軍即中州。已上六州。隨郢屬湖北。餘皆屬河南。復音伏。○呂頤浩罷在三年。分道南侵重遠按。浚貶在福州。故曰召之牽制重遠按。制讀爲掣。肘之掣。製大儀鎮重遠按。綱鑑會編注。大儀鎮在今江都縣西。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十三捷仇念孫暉敗之。

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撤離局食盡乃引還吳玠來犯仙人關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趙開棄和尚原金人得之玠度其必深入。

出漢陰直趨金商。吳玠急引兵扼之饒風嶺金人間道遶出其後玠遽還仙人關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戰七日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又失洮岷

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浚又失洮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浚召還尋與劉子羽皆貶竄浚乃嚴兵以待兀朮果與撒離局來犯仙人關玠璘與璘保罔而已。漢陰縣屬金州。金商二州皆屬陝西。饒風嶺在金州仙人關在鳳州三泉縣屬

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

齊以金兵南侵

使勝非累章乞免。會侍御史魏福州居住。子羽安置白州。關陝關中。陝西。○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郢唐州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重遠按。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豫。豫州無西顧憂。重遠按。關陝既定。故無西顧憂。必併力重遠按。金齊併力。遂召大安。慶音堂。入聲。敗音拜。下並同。貶竄浚。貶永州。今安陸府。信陽軍即中州。已上六州。隨郢屬湖北。餘皆屬河南。復音伏。○呂頤浩罷在三年。分道南侵重遠按。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豫。豫州無西顧憂。重遠按。關陝既定。故無西顧憂。必併力重遠按。金齊併力。遂召之重遠按。浚貶在福州。故曰召之牽制重遠按。制讀爲掣。肘之掣。製大儀鎮重遠按。綱鑑會編注。大儀鎮在今江都縣西。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十三捷仇念孫暉敗之。

張浚視師江上

襄陽而遁。郢今安陸府。隨郢屬湖北。餘皆屬河南。

願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爲右相○齊以金兵分道南侵上詔親征出如平江以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必併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至詔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勇氣皆倍時韓世忠駐揚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撻也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十三捷仇念孫暉敗

重遂按建炎四年三月孔彥舟獲鍾相送行在誅之飛來重遂按鶴林玉露曰岳飛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旻與晟重遂按晟旻之弟旻之別子重遂按別子庶子。○亹音丹者除是飛來是也上聲蒙國叛金東淮西防秋秋高馬肥必防外夷侵境見音現重遂按蒙國以下別是一節蒙

辰岳之境皆盜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么者據洞庭遂爲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泼謂上流不先去么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泼至湖南會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赴水死遂平泼曰湖南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乃入見武陵郡么音腰楊么今常德府盛自號太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么么蓋疑人謂年少者爲么云重遂按除是俗語猶只是宋史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去聲將無之將音漿兩淮淮○

金主晟殂謚文烈初旻與晟約兄終弟立而後復歸

閔重遂按解元成閔宋二將姓名。泼兼都督諸路軍馬重遂按辭史續綱目共作以趙鼎張泼爲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院字恐行。泼至建康重遂按泼字行庚戌中重遂按庚戌建炎四年也。四年二月群盜大起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相敗就擒

之於壽春安豐王德敗之於滁州岳飛遣牛皐等攻之於廬州撻辣兀朮知爲世忠所扼江不可渡引還齊劉麟劉猊棄輜重遁去皆倍增一倍也大儀鎮所在未詳解音蟹姓也承州屬淮東。今高郵府。仇念宋將。仇姓。念名。念音豫。壽春府屬淮西。即壽州安豐壽春屬縣。廬州屬淮西。爲世

張泼爲左右相泼兼都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泼視師江上泼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泼行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無不踊躍思奮以岳飛爲河北京西招討使太平州屬江東即姑孰。○先是建炎庚戌中有武陵人鍾相起於鼎州僭號楚鼎澧澧

○紹興五年上自平江還臨安趙鼎

借水涌形擬喧擾張浚以書戒重遂按張浚劉光世皆張太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趙鼎等請云云重遂按劉麟進逼令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浚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浚光世

未提兵黎陽以視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爲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洶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付浚欲退師還南保江浚力爭以爲可保必勝一退則大事去矣光世已舍廬州而退浚即星馳至采石遣人喻其衆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仍督光世復還廬州光世不得已乃駐兵遣王德酈瓊二敗齊兵於霍丘正陽及前羊市時劉猊至淮東阻韓世忠兵不敢進乃從淮西渡浚遣張俊統制官楊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兵沂中敗猊前鋒猊引兵欲會劉麟于合肥而後進沂中

上脱圈張浚復出重遂按浚復出撫師淮上齊人分道入寇重遂按豫金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觀覺重遂按覺左傳隨武子曰兵觀覺而動註罪也一說瑕隙也洶懼重遂按洶洶通懼也一說洶水勢

金主亶立

蒙國叛金

齊人分道入寇

按舉左傳隨武子曰兵觀覺而動註罪也一說瑕隙也洶懼重遂按洶洶通懼也一說洶水勢

城詩北人好鬬卷七　三浦氏藏板

旻之子宗盤而立旻長孫曷囉馬爲諳版孛極烈儲副位也曷囉馬名亶至是遂即位宗盤與旻之別子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絶食縱飲而死蒙國叛金蒙在女眞之北往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復音伏己音紀曷囉馬金

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蔑視他帥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

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遣人喻其衆重遂按光世已舍廬州將趨糸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當不利于金主气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與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逼疆保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保江為限自保(羋)如字浚力爭云云重遂按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正所以屏蔽太江使賊得淮南忠兵重遂按續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綱目作為韓世忠所沮由右相指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趙)與遇於藕塘合戰猊大敗(麟)聞猊敗望風潰去光世乘勝追襲尒捷北方大恐上曰克敵之功皆出右相(趙)鼐遂罷(請)兵於金云云重遂按劉豫聞張浚會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與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逼疆保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與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逼疆保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保江為限自保(羋)如字浚力爭云云重遂按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正所以屏蔽太江使賊得淮南忠兵重遂按續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綱目作為韓世忠所沮由右相指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趙)鼐遂罷(重)遂按帝多從浚議鼐求退乃罷知紹興府○上皇以五年四月殂至(霍)丘縣屬安豐(前)羊市(皆)霍丘地(合)肥縣屬廬州(趙)

上皇(上)皇指徽宗今凶問不曰崩而曰殂至者不處以正統之君也(韓)史續綱目共作卒發明書上皇所以嚴華夷之分立內外之防也其不曰崩而曰卒者失天下之詞也(三)帝(重)遂按二帝指徽宗欽宗湖北京西宜撫使(重)遂按續綱目作紹興六年起復岳飛為京湖宜撫副使(重)遂按續綱目作張泰檜江東宜撫使主和遂按續綱目作紹興元年以張議

七年春凶問始至壽五十四二帝自建炎初由燕山如中京古奚國霫郡也在燕山北千里次年又自中京移韓州在中京東北千五百里後二年又自韓州移五國城在金國所都東北千里上皇終焉(霫)音習○

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使時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已立功而飛以列將拔起世忠俊不平飛屈己下之二人皆不答及飛破楊么俊益忌之於是嫌隙日深上自如平江如建康飛因扈駕以行入見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

俊爲江淮招討使。[拔起]重遂按。拔起暴起也。秦檜時爲樞密副使重遂按。副字衍。辟史續綱自共作樞密使。丙艱重遂按。母喪。丙艱上力起之重遂按。紹興七年四月。飛以內艱去。五月帝累詔趣飛還職。飛起之起復之也。謂奪喪授職也。[論云]重遂按。論云者。還遺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艱]丁憂幾音機。[等]夷平等之人。德與鄜瓊等夷云云。重遂按。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鄜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大譟詣督府訴德。浚乃召德還爲[督]重遂按。張浚爲都督。故曰督府。[社]音恥。簡倨傲。[反側]重遂按。不安也。密勿奏事。[罷]重遂按。社密勿語。[重]遂按。簡略倨傲。反側重遂按。不安也。密勿奏事。罷之重遂按。社密勿語。重

胡銓如洪皓張邵朱封事弁等諸人是也。

未與魏講也。拘囚重遠按。拘囚。

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爲問至豫廢和議乃決金使

張通古來編脩官胡銓上疏以爲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爲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招諭江南爲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擯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

張通古來編脩官胡銓上疏以爲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皆爲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夫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招諭江南爲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擯臣義不與檜等共戴天乞斬倫檜近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其使責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貶竄。

去上聲。數音朔。閒音澗。王疏之上。上聲。左衽。夷狄之俗。陪臣。諸侯之臣。厭音掩。如劉豫。劉豫既立。爲帝而又廢之。夫音扶。三尺童子。重遠按。春風堂隨筆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古以二十歲半爲一尺。言五尺。是十二三歲。則稱六尺也。據此。則三尺。謂七八歲。金人。堂堂重遠歲以上。十五歲。童子。羞稱五伯。古以二十歲半爲一尺。言五尺。是十二三歲。則稱六尺也。據此。則三尺。謂七八歲。金人。堂堂重遠按豺狼謂重遠按。堂堂盛也。正童子也。怫音佛。怫然重遠按。怫然忿貌。莊子天地篇。怫音佛。怫然重遠按。是時李綱亦上疏言。今辭之緩也。羞羞澀也。奉使王倫。重遠按。王倫字正道。曾音層。曾無童稚之羞邪。重遠按。曾乃也。羞羞澀也。奉使王倫。重遠按。王倫字正道。

河南地歸宋朝廷遣官謁陵寢交地界除汴京留守

金以陝西河南歸宋。

臣。謂家臣陪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臣。厭音掩。如劉豫。劉豫既立。爲帝而又廢之。夫音扶。三尺童子。重遠按。春風堂隨筆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古以二十歲半爲一尺。言五尺。是十二三歲。則稱六尺也。據此。則三尺。謂七八歲。金人。堂堂重遠按豺狼謂重遠按。堂堂盛也。正童子也。怫音佛。怫然重遠按。怫然忿貌。莊子天地篇。怫音佛。怫然重遠按。是時李綱亦上疏言。今辭之緩也。羞羞澀也。奉使王倫。重遠按。王倫字正道。曾音層。曾無童稚之羞邪。重遠按。曾乃也。羞羞澀也。奉使王倫。重遠按。王倫字正道。者倫之歸與虜文王公旦之弟最之玄孫也。家負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建炎元年。充金國通問使誘致北使。重遠按。倫至金國。金主遣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與倫俱來。詔諭江南。重遠按。宋既南渡。江故曰江南詔諭

云云重遠按時陵寢歷朝墳陵寢廟遣官謁陵寢重遠按遣判太宗所謂梓宮太后未還只得河陝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先朝陵之地已故曰先遠按交交割也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留守復正事士僕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先朝陵世輔之先重遠按世輔之先自除官留守汴京○青澗城李世輔來歸世輔之先自唐以來世襲蕃尾九族都巡檢使父子重遠按世輔父名永奇。

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齊每相泣恨不得歸宋齊金

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撒離喝欲歸朝金兵來

追縱之而奔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戮至是

乞兵於夏以復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部夏兵而

來上慰勞加賜賚賜名顯忠青澗城在陝西今綏德州累上聲聞音澗二子

一孫名皆未詳復音伏乞兵於夏以復重遠按復讐也世輔請夏以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于夏世輔亦得報讐夏主許之部夏兵而來重遠按部卻誤世輔至延安知陝西已還宋請夏人

金兵分四道南侵

秦禮義而上首歸國夏人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北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遂擊夏兵卻之而來歸

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府檜急

命而擁辣擅許割地遂渝盟大父行太父祖也行輩也○紹興十

年金兵分四道南侵劉錡大破兀朮於順昌府檜急

啓上召錡還岳飛敗之於郾城幾擒兀朮飛至朱仙

鎮檜急啓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之沙口

後皆揭年號此誤脫也○南宋紀雲與張憲皆兼帝凡記飛冤者或黜或死傳下並同〔鄜城〕縣屬鄜州〔幾〕音機〔朱仙鎮〕在汴京西南四十五里〔加〕音加○十一年兀朮陷盧州成其獄者退秩

兀朮 陷盧 州

寵宜撫使

飛軍親老其志懷慨以下必取中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

兀朮還汴撿兩河軍與蕃部以謀再舉〔南侵〕音掠守離島寇陝右李成寇河南孔彥舟等撫東京〔敗〕音拜兼帝凡記飛冤並同〔鄜城〕縣屬鄜州〔幾〕音機〔朱仙鎮〕在汴京西南

中敗之於寨皇檜又啓上亟班師沂中白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劉錡自采石歸太平州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岳飛副使飛世忠尋罷兀朮以書撻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構成飛罪逮赴獄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和議遂諧歸韋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金人不惟

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蒙元自號大蒙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班師重遂按班亦還也方言班徹也北燕曰班東齊曰徹抵擿重遂按抵猶致也殺飛乃可重遂按殺飛乃可和也逮赴獄重遂按前漢刑法志逮繫顏師

蒙元 稱帝

盡悔所許陝西河南地仍割唐鄧等州入金〔盡〕津忍流爲界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方山原時宣撫使吳玠卒四年矣胡世將代之力以和尚原等地爲不可棄兀朮必欲之遂以大散關爲界于時金國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號大蒙〔稱帝〕改元連歲用兵卒不能討而與之和南侵又不得逞而宋之孟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有志之士扼腕歎息兀朮且死曰南朝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數年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當時異議之人貶竄殆盡無復敢

古曰逮訓及辭之所及則追捕之京父曰逮者前途乏糧飛不爲止及後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其人在而直追狼之爲辭汨喪士氣今万侯卓章劾飛岳雲飛子。言兵者。豪皐地在巢縣。宣化地在康西。隋成飛罪初取之。言梓宮人死千棺曰梓宮重遂按天子之棺以香梓爲之。言猶生時所居宮室也。陳註非。不惟盡悔云云重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歸葬太后流重遂按歸后以界語世將之將音漿元朮必欲之云云重遂按言元朮金主亶殺其弟常勝遂殺其伯襄滿古曰逮訓及辭之所及則追捕之京父曰逮者前途乏糧飛不爲止及後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其人在而直追狼之爲辭汨喪士氣今万侯卓章劾飛岳雲飛子。言兵者。豪皐地在巢縣。宣化地在康西。隋成飛罪初取之。言梓宮人死千棺曰梓宮重遂按天子之棺以香梓爲之。言猶生時所居宮室也。陳註非。不惟盡悔云云重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歸葬太后流重遂按歸后以界語世將之將音漿元朮必欲之云云重遂按言元朮金主亶殺其弟常勝遂殺其伯襄滿

金主宋哀宗開禧二年。此稱帝恐誤。潮州。○紹興十九年。金主亶爲其下所弑共立丞相岐王亮。旻之孫也爲去聲。金主亶殺其弟常勝遂殺其伯襄滿古曰逮訓及辭之所及則追捕之京父曰逮者前途乏糧飛不爲止及後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以其人在而直追狼之爲辭汨喪士氣今万侯卓章劾飛岳雲飛子。言兵者。豪皐地在巢縣。宣化地在康西。隋成飛罪初取之。言梓宮人死千棺曰梓宮重遂按天子之棺以香梓爲之。言猶生時所居宮室也。陳註非。不惟盡悔云云重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異義也歸葬太后流重遂按歸后以界語世將之將音漿元朮必欲之云云重遂按言元朮金主亶殺其弟常勝遂殺其伯襄滿

金主宋哀宗開禧二年。此稱帝恐誤。潮州。○紹興十九年。金主亶爲其下所弑共立丞相岐王亮。旻之孫也爲去聲。金主亶殺

重遂按據薛史綱目城燕京在紹興二十年。徙居之在二十三年。然則二十年當改作二十三年中京會寧府重遂按會寧府當改作大定府薛史續綱目共作大定府二十五年重遂按此以下又不揭年號亦誤脫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已不能書得兇。己音紀。○劉氏曰靖康末檜任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虜執去天下高之及歸爲相九引一時仁賢如胡安國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既而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韓世忠張浚岳飛方問使汾自誣與檜兵權檜與張浚密約議和而以岳歸浚飛既誅世忠亦罷由是中外大權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則不得

欽宗凶問至

金徙居沐

等五十三人謀任。忠正之士。多避山林。罷兵講和。而使高太逆。獄成而檜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檜之罪。可勝誅哉。沈該万俟卨音墨其。複○病不能書。十月死。故曰臨終。藏畫工重遠按。隱題詩其上。重遠按。金主傳。寫臨安湖山以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絶頂。題詩其上。曰。萬里車書合混同。江南那有別提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是秋徙居沐重遠按。徙沐在六月。而至九月舉兵北。然

十。○金主亮修沐京蓋經營南侵幾年矣。嘗因使來密藏畫工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宮室以歸。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是秋徙居沐。遂渝盟舉兵。其母諫殺之以威衆。兵號百萬。陷淮西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已而退還。奔采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命葉義問視師。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

則當改作是夏徙居沐。秋遂渝盟舉兵。其母諫重遠按。太后徙單氏聞亮欲南侵。諫之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沐。復將興兵渡淮。代宋。破蜂中國也。制置使重遠按。職官志。制置使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這留重遠按。漢書音義。曲行避敵曰逗。○按。老學庵筆記。楊么戰舡。有車舡。有海

金人弑亮立葛王

州。趨瓜州。劉錡遣將敗之於皁角林。有詔令錡還軍。專防江上。金主欲由采石渡。朝廷以李顯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虞允文亟督水軍海鰍舡。迎擊死鬬。金人不能濟。時亮聞有內變。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爲李寶所焚。而荊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忩甚。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必濟。過期盡殺諸將。遂弑亮。方亮之引而南也。渤海一軍叛去。已擁立葛王褒于遼陽。聞亮死。遂入燕京。追謚亮曰煬。褒晟之孫也。後改名雍。先是數年。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大駭。以爲狂。至是浚起

鰍頭。○鰍。俗鰌字。取幽切。音秋。海鰍形長者。牡蠣聚族其旁。崇十許丈。鰌員以遊。大者宍居海底。人穴則海溢。民於江南。留屯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貝琦爲潮。○按。亮既至江北。掠民舡。聲李顯忠代權。重遠按。編管王權於瓊州。以李顯忠指麾欲濟。允文代將其軍。死鬬。重遠按。死鬬殊死戰鬬也。丙變擁立伏舟於七寶山。葛王。重遠按。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皷旗則皆從。言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葛王烏祿。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寖心歸之。旗于山。人在舟中。踰車以行。舡會。自汴還者具言。金主弒母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與其舅李石謀。遂即位。更名雍。舟師由但見舡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舡也。舟中忽發一霹靂。蓋以紙爲之而實以海道來者。重遠按。金將完顏鄭家帥舟師泊陳家嶼。李寶以火箭焚之。斬鄭家爲李之爲。去聲。荊鄂諸軍云云。重遠按。言虞允文部分諸將分海舟。繩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召諸將約重遠按。亮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衆懼欲亡歸。乃決計於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禽矣。比聞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太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遂帥諸將薄亮營。殺之。裹音右。如建康。重遠按。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至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

手加額

逼音百。浮海避狄。重遠按。薛史續綱目共作海避敵。帝聞王權敗。命楊存中就陳康伯命葉義問視師。重遠按。帝詔葉義問劉錡遣將。重遠按。錡以舟渡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貝琦爲潮。○按。亮既至江北。掠民舡。聲李顯忠代權。重遠按。編管王權於瓊州。以李顯忠指麾欲濟。允文代將其軍。死鬬。重遠按。死鬬殊死戰鬬也。丙變擁立伏舟於七寶山。葛王。重遠按。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皷旗則皆從。言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葛王烏祿。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寖心歸之。旗于山。人在舟中。踰車以行。舡會。自汴還者具言。金主弒母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與其舅李石謀。遂即位。更名雍。舟師由海道來者。重遠按。金將完顏鄭家帥舟師泊陳家嶼。李寶以火箭焚之。斬鄭家爲李之爲。去聲。荊鄂諸軍云云。重遠按。言虞允文部分諸將分海舟。繩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召諸將約重遠按。亮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衆懼欲亡歸。乃決計於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埜。且曰。前阻淮渡。皆成禽矣。比聞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太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遂帥諸將薄亮營。殺之。裹音右。如建康。重遠按。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至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

判建康上自臨安如建康浚迎謁衛士見其復用以

○三十二年。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尋和議

夏六月。上內禪。退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

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爲孝宗皇帝。金使來。重遠按。金主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諡安僖。子偁之

子。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羊來。曰。以

此爲識。高宗爲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崔府君出

上內禪

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不以手加額。浚起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爲重。

○三十二年。上還臨安。金使來遣使報之復尋和議

夏六月。上內禪。退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爲孝宗皇帝。金使來。重遠按。金主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諡安僖。子偁之子。太祖七世孫也。母張氏。夢崔府君擁一羊來。曰。以此爲識。高宗爲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夢崔府君出

諡京。重遠按。謚京。時相。重遠按。時相。時相之爲宰相者。子偁重遠按。偁。稱本字子偁。秦王德芳後。○張氏者。子偁之夫人也。崔府君。重遠按。後漢崔瑗字子玉。舉茂才。遷尺不相見。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其人馬之目。只其人馬之目。只

嘉禾沒令人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之瑞我慈仁父後胡廣薦幾宿德太儒遷濟北相父死尊曰府君爲識重遂按識記也丁未重遂按丁未建炎元年也丁未生應夢羊之兆封楚王重遂按楚當改作建薛史續綱目共作建紹興末重遂按紹興之朕不法仁宗爲天下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三十二年更名詔選太祖之後識音志重遂按帝降手札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此奉上之間脫太字或曰太以音誤作泰又誤作奉也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

張浚以上當書年號並幾年下倣此

迎張氏以是歲丁未生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小名羊高宗喪太子專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鞫宮中賜名瑗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普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害也竟立爲皇子賜名瑋封建王紹興末

壽聖皇帝皇后吳氏爲壽聖太上皇帝爲光堯

太子薨詔即位尊奉上皇帝爲光堯

壽聖皇后吳氏爲壽聖太上皇后

封秀王謚曰安僖名子偁崔府君神名選太祖之

封秀王謚曰安僖名子偁崔府君神名選太祖之宗父已死追

重遂按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

重遂按帝降手札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此奉上之間脫太字或曰太以音誤作泰又誤作奉也

○以史浩爲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江淮遂北伐浩

以史浩爲右相在隆興元年降金將重遂按宏淵圖虹久不下

張浚以當書年號並幾年下倣此

顯忠遺璽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太周仁皆出降

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與是宏淵與顯忠不相協統石烈重遂按統石烈三字姓不相能重遂按不相能猶不相善不犒士重伐金史浩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一時興不教之師一則取快一時令冤萬世張浚奏浩意不

不與其議力丐罷李顯忠出濠州趨靈壁敗金兵邳

宏淵出泗州圖虹縣降金將進克宿州金副元帥統

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河南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顯忠又不

犒士士憤怨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銳意恢復是

役不利乃復議和陳康伯罷湯思退張浚爲左右相

浚仍以都督視師數月而罷未幾卒浚許國之心白

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讐

原雪國恥不得祔葬先人之墓不與之與音豫浩不與其議重遂按帝將

自淸河口渡論淺之心未嘗不在於後世也。○湯思退密有召虜議和之迹。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竄永州。思退行至信州憂悸而死。雨森翁以言者爲冤。公武思退之黨也。奉使者重遠按。奉使赴金者。至是重遠按至。是指乾道元年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之禮。叔侄之國重遠按。宋自紹興十一年書奉表稱臣於金。至是已踰三紀。爰始

論寵竄之道。死。康伯復相。和議成。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皆拜其床。來使至是始稱上爲宋皇帝。止爲叔姪之國。易歲貢爲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人卒不從。蓋上雖有志復讐。而無能輔其志者。自陳康伯卒後。洪[洪]适葉顒魏杞蔣芾陳俊卿虞允文梁克家曾懷葉衡史

宏淵欲發倉猾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焉以都督視師。重遠按。浚仍都督江淮軍馬。數月而罷。重遠按。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貴國不貲。乃與汪黃同朝。一不可曉也。力引秦檜使至得政。而寧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敵遂和之述。重遠按。思退密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帝聞有敵兵。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爲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因力丐罷。乃罷浩知紹興府。丐[丐]聞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

音蓋。乞也。靈壁縣屬宿州。[降]音項。平聲。宿州屬河南。[烈]志寧金帥名。將至之音降。虹音拜。[虹]敗音拜。[虹]音降。虹縣屬泗州。[幾]如字。[二子]一八子。拭拘拭郎南軒。密有召虜議之遺。以檜主和而汪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爲檜而不慕浚。無他。檜之所爲。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下。言及浚檜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浚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浚之所爲。又與人心合也。彼富貴而端人正士。英風常存。是浚雖死而

軍君臣之禮稱金爲叔稱宋爲侄改受書禮重遠按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先是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楹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故帝令成大爲請成大至金曰兩國共爲叔侄而受書禮未稱金人卒不從洪适重遠按共洪誤陳淩卿重遠按淩俊誤俊

浩趙雄王淮周必大留正相繼爲相惟淩卿允文並相時有經營北方之議而淩卿持重卒與允文不合

允文所爲人亦議其虛誕竟不效如浩尤不主用兵

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進朱熹以淳熙十五年

被召必大作相時也初程頤卒於徽宗之世其徒楊

時在欽宗光堯時皆被擯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

其學惡之者以楊時爲還魂鼎爲還魂胡安國爲強

魂其後又有尹焞見召入經筵焞蓋頤晚年高弟也

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所尚或冒此名以

進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擠於世延平李侗受學

卿持重重遠按乾道六年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淳熙十五年彼召重遠按十五年必大薦朱熹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皆被擯重遠按楊時欽宗時擢國子祭酒光堯時兼侍讀光堯指高宗還魂重遠按

朱熹進封事

張栻名言

於楊時之門人羅從彥而熹又受學於侗胡銓嘗薦

熹於光堯熹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改秩奉

祠召入館不就後爲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往救

之過闕嘗一入奏事至是召對除兵部郎與侍郎林

栗不合即奉祠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封事言天下

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在陛下之心急務則輔

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

明軍政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廉漢張栻者魏忠獻

公浚之子其學得之胡宏宏安國子也栻之言曰有

所爲而爲者利也無所爲而爲者義也學者誦爲名

遠按宋設祠祿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熹言乾道四年自
之制以優待老民艱食熹請於府得
賢入館重遠按倉冬則加息計米以
入館言爲秘書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
郎爲南康守重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
遠按史浩薦熹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
知南康軍熹至食奏事上書言事過關當一人奏事重遠按過關入
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
奏爲提舉時事浙東大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
全活至是召對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與侍郎林栗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
重遠按至是指部侍郎林栗與熹論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望將熹停罷以
見頗立異重遠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奉祠去重遠按熹以足疾乞祠
按朱晦庵答項非以林栗劾去數月復召重遠按以熹爲崇政殿說
平父書曰木抵書封事實封上書天下之大本重遠按大本猶凡事
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
關此也夫六事者當時之急務而帝常顛倒之即其
子靜所說專是朱子有見於此故曰大本在陛下
東萊先生重遠按東萊所居地名晦菴先生重遠按

雨森翁曰還魂猶俗言再來尊魂重遠按雨森翁曰强猶言人只尊其魂耳强魂重遠按雨森翁曰强猶言人意之强三魂屬程子高弟重遠按高弟高足弟子道學重遠按道學之名古無之以其得道統之正以異諸家之學特名以此胡銓嘗薦重遠按胡銓嘗薦熹於高宗除江東宮熹辭不至改秩奉祠重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

言稱杖爲南軒先生有呂祖謙者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皆先是數年卒矣惟熹學問老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稱爲晦菴先生四方仰其人如泰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川陸九淵世號象山先生者與熹爭論太極圖說且謂學有悟入幾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宋使自同諸侯陪臣復讐之復音伏適音括弗音沸留正留姓正名焞音淳延平郡屬福建今南劍府浙東荒重遠按淳熙八年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十二月下熹社倉法于諸路浙東大饑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往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曰夠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

尊德性事。而熹晦菴書齋名。問朱先生安在重遠按。光宗紹熙四年十二月所論。却是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象山重遠按。象山書齋所在。太又曰。聖賢教人極圖說重遠按。太極圖說。周茂叔所作。茂叔曰。無極有定本。如博學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審問謹思明辨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水火及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不可一槩論。其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說無定。陸子靜似所作。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器一也。而謂形器不得爲道。乃加無極二字。其昧於道也。窮二十二字。出於老子。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學不成時之作。茂叔曰。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及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上久有與子之意。會光堯皇帝壽八十二而崩。乃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孝養備至。既升遐。哀慕不已。至德壽

朕將退休矣。重華宮重遠按。先是更德壽宮爲重華宮。雍以是歲。重遠按。是歲指淳熙十六年。北方小堯舜。重遠按。國人號稱小堯舜。天定三十年重遠按。太定以二十九年終。此舉太數。光宗重遠按。光宗孝宗第三子。○通鑑。二年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誅宦官近習。皆懼。遂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

金主璟立

尤切。以不得日奉几筵。欲退終喪制。移居重華宮。在位二十八年。金世宗雍以是歲。殂其嗣允恭先卒。孫璟立。雍賢明仁知。號小堯舜。故金之大定三十年。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相終始。南北皆得休息。彼此無可乘之釁。上之齎志不克大有爲者。以此。太子立是爲光宗皇帝。德壽光堯宮名。養音漾。重平聲。二十八年改元者三。曰隆興。乾道。淳熙。璟音景。大定金主。淳宗年號。齎音齊。持也。

光宗皇帝名惇。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帝爲至尊壽皇聖帝。尊后李氏爲壽皇聖帝后。李氏。太將李道女也。悍而妒。欲亟立

李后造誣之宦者遂訴于

解會帝得心疾上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上皇后曰太上令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愧之（太子嘉王重遠按太子二字衍嘉王皇后所生一說太子皇子誤）不能視疾寧宗皇帝（周必大罷重遠按帝不能德正爲謀議大夫首上疏攻之必大罷之（必音弼）請於寿皇云云重遠按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上寿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寿皇不悅重遠按后以寿皇不豫心疾陳傅良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暴死者重遠按會帝踰五載寿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喪一日忽仆於地中外危懼太皇太后立嘉王是爲

宮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不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寿皇彌不懌上亦不能視疾寿皇居重華踰五載寿六十八而崩上不能執

朝忽仆於地（甲辰）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帝震懼疾愈甚（載）上聲。此下脫帝在位五年五字（寧宗年。

太皇太后重遠按太后孝宗之母也○光宗在位五年重遠按寧宗光宗第三子（憲聖慈烈）重遠按憲聖慈烈寧宗慶元三年所謚陳註誤（太皇女弟）重遠按皇當改作后（太皇垂簾）重遠按皇當改作后代執孝宗之喪重遠按光宗不能執喪故帝代之爲喪主後六年而崩重遠按慶元六年八月崩翊善重

寧宗皇帝名擴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密建翼戴之議知憲聖慈烈吳太皇太后以宗社爲憂將白事而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者（皇）垂簾引嘉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中外危疑者乃定光宗居壽康宮後六年而崩壽五十四上之爲嘉王也蔡袞爲翊善講說開導光宗嘗宣喻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袞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

遠按翊善職官志舊制說書也陳註未知何據繼爲宮僚重遠

朱熹按熹平爲熹弟被召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

韓侂胄負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功趙汝愚說對曰朱熹說愚務自後每講必問引進熹說如何待制兼侍講重遠按熹以熹爲殘章閣待制兼侍講熹未至重遠按熹自知潭州召入經筵在道已聞近習用事

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爲誰以朱熹對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已久熹在光宗時守漳州後守漳州爲湖南安撫至上登極首被召除待制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漸深憂之留正罷汝愚爲相韓侂胄自負有定策功希不次之賞汝愚不肯驟除遂怨汝愚爲政方務引進善類裁抑僥倖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上疏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言者以爲熹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天下大老去之誰不欲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爲國汝愚袖還內批且諫且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相位數月罷遷貶竄服藥以死侂胄用李沐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祖等爲鷹犬搏擊善類無遺彭龜年劉光祖章頴黃由黃度鄧驲陳傅良樓鑰葉適徐誼沈有開吳獵黃裳范仲黼黃灝詹體仁等貶逐不可勝紀籍記黨人姓名目曰僞學以朱熹爲首在籍者數十人蔡元定坐熹黨道州編管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亦坐上書救黨人編管留正以當引用黨人亦

重遠按近習親近狎習之人御筆重遠按御筆宋故事禁中處分事付外謂之御筆文書之內

侂胄北○韓侂胄欲擠擊推定策功趙汝愚善類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寖見親幸時

籍記黨人　黨間竊弄威福歸安府徐誼告汝愚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逐之不聽遂怨重遠

按遂怨取怨也。

宮祠之命重逐

按帝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宮觀御筆難其名重逐按難名難罪名也或教之重逐按或指京鏜宗姓重逐按宗姓國姓汝愚趙姓故曰宗姓連敗竄重逐按俞端禮重逐按俞當改作余續綱目作余。

○按六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將傳徐範見綱目寧宗慶元元年○宋鑑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

宋 熹 卒

太學士及宮觀

竄永州鷹犬重逐按鷹犬言爲其所驅使楊宏中等六人重逐

按宏中及周端朝張衛林仲麟將傳徐範天下稱爲六君子俞端禮重逐按俞當改作余續綱目作余。

○按六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將傳徐範見綱目寧宗慶元元年○宋鑑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

點竄俞端禮京鏜謝深甫相繼爲相

后呂氏尊號曰憲聖慈烈太皇太后將音漿難如字下同閤音甘入聲俛音託太皇呂后女弟妹曰女弟代執云云代光宗爲孝宗承重翊善官掌輔贊善道屬傾心向慕也有漸御筆指揮漸昵近

天下大老重逐

按熹時年七十。

故曰大老袖還

內批重逐按神中出內批還之內批卽上除宮

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位以尊

觀御筆難其名

安天位杜塞姦源濟音淡紘音橫搏音博馴音混

重逐按難名難

罪名也或教之

音什目曰爲學重逐按朱熹師李侗

音植灌音浩勝音升

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

重逐按或指京鏜宗姓重逐按國姓汝愚趙姓故曰宗姓連敗竄重逐按

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冑然之重逐按侂冑以京鏜言爲然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

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位以尊

音什目曰爲學重逐按朱熹師李侗

音植灌音浩勝音升

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

之名陰以攻訐及韓侂冑然之重逐按侂冑以京鏜言爲然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

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

當名曰僞學蓋諱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者

皆僞耳由是有僞學之目以朱熹爲首重逐按沈繼

祖評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

太皇太后紹熙初光宗上高宗下同閤音甘入聲侂音託太皇呂后女弟妹曰女弟代執云云代光宗爲孝宗承重翊善官掌輔贊善道屬傾心向慕也有漸御筆指揮漸昵近

天下大老重逐

按熹時年七十。

故曰大老袖還

內批重逐按神中出內批還之內批卽上除宮

觀御筆難其名

重逐按難名難

罪名也或教之

重逐按或指京鏜宗姓重逐按國姓汝愚趙姓故曰宗姓連敗竄重逐按

趙姓故曰宗姓連敗竄重逐按俞端禮重逐按俞當改作余續綱目作余。

○按六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將傳徐範見綱目寧宗慶元元年○宋鑑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

太學士及宮觀

竄永州鷹犬重逐按鷹犬言爲其所驅使楊宏中等六人重逐

按宏中及周端朝張衛林仲麟將傳徐範天下稱爲六君子俞端禮重逐按

端禮重逐按俞當改作余續綱目作余。

○按六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衛林仲麟將傳徐範見綱目寧宗慶元元年○宋鑑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

慶元庚申卒時僞學黨禁雖嚴會葬者亦數千人呂

祖泰上書論雪僞學乞誅侂冑及其黨蘇師旦周筠

寵逐陳自強之徒召用周必大不然事將不圖畫

改作咸醇史續大爲少保喜沒踰年重遠按喜卒在慶元六年六年
綱目共作咸曰改元曰嘉泰嘉泰二年弛僞學禁故曰踰年復音伏
便重遠按自便言使就所便安如留正那州居住明年詐自便也恩王重遠按
恩王主誤陳自強每稱侂胄爲恩主恩父聖相重遠按瀕槭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按撰答詔以元聖優之每章用一錫字重遠按每章用一錫字表加九錫作詩人未檢出余嘉請加九錫見諸書已強盛稱帝至璟立蒙古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侂胄聞金有此釁謂中原可圖有吳曦者前蜀帥吳抵之子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累朝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不許侂胄遣歸數年。

侂胄權傾人主

侂胄生事開邊

○謝深甫罷陳自強爲相侂胄以太師平原郡王平章軍國事權傾人主威制上下服御擬於乘輿士大夫至稱爲恩王聖相或作詩九章每章侈於禁死訣者亦不辭稔積罪惡至於生事開邊而用一錫字侂胄極先是有蒙古部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稱帝至璟立蒙古兵來輒長驅金始多事侂胄聞金有

中外大駭杖一百不刺面配欽州必大亦坐謫降憲沒踰年[咸]重遠按憲卒在慶元六年六年尽非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黨慄者更名祗師過門不入而喜曰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杖一百重遠按杖祖泰一百貶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以潛邸舊事將不測[將]音漿必大亦坐謫降重遠按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竄殛采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咸]重遠按庚申指慶元六年呂祖泰上書重遠按祖泰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吾兄之貶義必以言報國至是祖泰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從弟也祖儉以言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至是祖泰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

餘風俗已大壞矣[慶元庚申重遠按庚申指慶元六年呂祖泰上書重遠按祖泰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吾兄之貶義必以言報國至是祖泰上書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輔陛下舊學之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紛紛削奪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咸]重遠按或當重遠按或當

帝重遠按稱帝二字宜削說見前隆興二年丙寅重遠按自此以下年號下書干支纔體注有非累上聲○開禧二年丙寅是歲元太祖元年始稱元年以伐金

元某年據綱目然在此書則爲異例賴李好義云云重遠按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與轉運使安丙密謀誅戮語鐵木迭重遠按後追謚重遠按後追益至元三年志武功重遠按

蓋欲使由蜀出兵乘輿天子車駕乘去聲蒙古部元國舊號後改號元重遠按蒙古部因女直號金乃以銀號其國也西蜀山堂外記曰北狄稱銀曰蒙古元舊本作四蜀非累上聲○開禧二年丙寅是歲元太祖始稱元年以伐金

詔告四方諸路進師曦首以關外四州獻金求封爲

蜀王尋即稱帝賴李好義楊巨源與安丙密謀曦僭

號踰月而誅伐金詔重遠按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四夫無不報之仇壽蟲名茲醜虜猶託要盟腥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臣者當念祖宗之憤四州階成秦鳳踰月而誅重遠按曦僭位在開禧三年曦僭立凡四十一日以上言踰月恐不妥蓋六十一日以上言踰月○是

歲元太祖即位於斡難河之源太祖姓奇渥溫氏譜名孛兒只斤成師九月重遠按游音由旌旗之末垂者色貴白故厄白旗丁卯開禧重遠按此以下年號上有干支與前異例○南宋紀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佗胄以金人錦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佗胄莫敢言者彌遠不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佗胄以安邦國皇后楊氏素怨

鐵木真蒙古部人也其先世爲蒙古部長至太祖之父曰也速該始併吞諸部落愈強大後追謚曰烈祖

神元皇帝初神元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元年大會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位群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時

金章宗泰和六年也長上聲○丁卯開禧三年元太祖二年

時北伐諸軍所向無不潰敗而退金人大發兵連脳

蜀漢荊襄兩淮諸郡東南大震亟遣使通謝於金而

侂胄又使皇子榮王貺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許后從容力贊之帝始尤可乃命后凡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田玉津園重遠按出續綱目作玉椎殺之重遠按以椎擊而殺之再征之重遠按再征克斡離陛侂胄函首重遠按侂胄函首當改作侂胄首○按春秋時不四年紀侯大夫公羊此爲嘉定元年太祖共國公羊

侂胄弄兵之意猶未已中外患之遂有誅竄之議皇后楊氏知書史通古今當時侍郎史彌遠建密策而后實爲之一日侂胄入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之途擁出玉津園椎殺之遠按遺使重遠按彌遠爲禮部侍郎○先是元太祖征西夏拔力吉里寨而還至是秋再征之○戊辰嘉定元年。元太祖三十年。陳自強竄死蘇師旦處斬周筠決配侂胄函首謝金和議復成錢家祖爲相史彌遠累遷與家祖並相家祖罷彌遠獨相陳自強竄死軍遠按自強竄死州死閒禧三年始韓侂胄黨竄自強斬師旦配周筠決配處音杵決徙配謝金重遠此爲嘉定元年設

傳曰太去者何。按方信孺使金講和完顏宗浩遺之書有斬元謀玄之語是時以侂胄師旦首至金金滅也孰滅之晉滅之曷爲不言晉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云云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別子允濟重遠按將名避別○宋周密齊東野語曰當是時金虜貫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呆氣貫之比小城也太祖遣將重遠按將名避別○宋周密齊東野語曰當是時金虜貫已衰弱初非阿骨打呆氣貫之比不共戴天之讐春秋大之我宋之於金乃至於此首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詩曰亂離既弭謀終孔厚蓋重遠按此但以利害言耳未嘗以名義言也○呂中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折衝禦侮之人之讐繹記禮者猶可盡五世知有彼欲增歲幣之數則與之屈己而料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頂宗纂興親征達覽授首是和戎定之和彼欲得釁幸之首則與之屈己而料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頂宗纂興親征達覽授首是和嘉定之和彼欲得釁幸之首則與之屈己而料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頂宗纂興親征達覽授首是和嘉定之和彼欲增歲幣之數

丙寅之冬。淮襄皆受兵。凡城守者。皆不能下。次年遂不復能出師。其弱可知矣。僅能捐自堅忍。不思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而當敵者。恨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嚇。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是虜之爲謀郤也。何國之有。詩於侍從。它曰自古和戎。何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讐共戴天。罪錯已誅終一年。

金謀討元築烏沙堡。太祖遣將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太祖意歲幣于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于師。其弱可知矣。僅能捐自堅忍。不思不和。且禮秩歲幣。皆可以殺而當敵者。恨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嚇。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姦耳。而函首以遺之。是虜之爲謀郤也。何國之有。詩於侍從。它曰自古和戎。何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讐共戴天。罪錯已誅終一年。

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太祖問金使之使曰。新君爲誰。曰衛王也。太祖遽南嘬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策馬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侯太祖再入貢而害之。太祖知之。遂與金絕。傳言當拜。重遠按。續綱目。拜下有受字。爲是。南嘬重遠按。續綱目南下有面字。爲是。策馬去重遠按。去言地去。金使之使去聲。○辛未嘉定四年春。元太祖南侵。敗金兵。襲群牧監。驅其馬而還。自

叛漢於期未遣。尚栖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胡未必然。紹重遠按。紹王重遠按。紹王追廢後。更所追謚豐王重遠按。豐王續綱自作昇王。太祖分兵重遠按。太祖分兵脫元字。五十餘郡重遠按。五十餘郡乃遣宦者李思忠等。分道並進。重遠按。一道循太行而南。一道遵海而東。一道由中道。

金主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鑑韓侂胄遷汴。

楚州應純之節。○末鑑。以知十。

是連歲攻取金州郡。群牧監重遠按。群牧監在中都。○癸酉嘉定六年。元太祖八年。金主衛紹王允濟在位五年。無歲不受兵。幾不能支。且失將士心。爲大將所弒。追廢爲東海郡侯。立豐王珣。璟之兄也。是爲宣宗。太祖分兵三道並進。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爲大將所弒重遠按。太將胡沙虎欲僭位。乃遣宦者李思忠等。弒金主於邸。胸音荀。三道並進重遠按。一道循太行而南。一道遵海而東。一道由中道。

○甲戌嘉定七年。元太祖九年。元太祖駐蹕燕北。金主以岐國公主及童男女五百。馬三千。兼金帛以獻。乞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五月。遷于汴。留丞相完顏福興輔太子守中都。居燕。太祖遣兵圍之。守忠走汴。後

求以黃榜制破國公主重募忠義人

遂按續綱公主故主允濟之女元主欽得之故與之。

童男女五百重遂按續綱自作童男女各五百。

完顏興福重遂按興福續綱自作承暉後一年重遂按嘉定八年五月燕京陷山東叛之重遂按嘉定九年。金用黃紙。故謂之黃榜。事物紀原唐敕書白紙多為蟲蛀。至高宗上元三年。始用黃紙。謂之黃敕。黃紙用辛之事。不明招納使李珏及純之撫接之。號忠義就聽純之節制。破國公主重遂按公主故主允濟之女。元主欽得之故與之。

一年而燕京陷元兵自河東渡河而南距汴二十里

而去金人自是地勢益蹙山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

關而已欲窺宋川蜀淮漢以自廣遂敗盟來侵宋以

黃榜募忠義人進討京東路李全以歲戊寅率

衆來歸全本漣水縣弓手。在開禧乙丑間。已掌應募

焚其縣矣。太祖遣兵重遂按。太祖聞其遷都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疑我之計耳。復圖南侵距汴二十里而去重遂按。元兵以鐵槍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河。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敗盟南侵重遂按嘉定十年。初水虎高琪勸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諸將帥南侵。黃榜重遂按。黃榜即敕榜也。宋因唐制東侯摯討殺之。

定益都重遂按。

當改作丁丑二十子。弓馬嫻捷。能運鐵槍。戚拱嘗統之以復漣水。金主定平定也。走西京重遂按。西京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群聚為盜。全與兄福亦聚數千鈔掠山東至是來歸戊寅指嘉定十一年。是春以全為京東路總管。漣水縣屬安東州。開禧乙丑重西涼在嘉定十年。高麗王瞰重李全應募攻而復之焚蓋謂火攻也。○丁丑嘉定十

遂按。敬元史作瞰。據綱目高麗王降于元。在嘉定十二年。

○拖湯河反音佗。元太子拖雷重遂按。拖雷太祖第四子。金元燕子皆稱太子。故下又以皇子稱之。金主復遣使請和重遂按。

苫之物。染紙以避盜。其色黃。戊寅來歸重遂按。戊寅定益都重遂按。

年。元太祖十二年。元以木華黎為太師封國王。率諸軍南征

克太名府定益都淄萊等州。木華黎。亂剌兒氏。居阿難水東。為人勇毅多智

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潞等

州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走西京。○高

嘉定十三年。金遣使如元求和。
呼元主爲兄元主不允故曰復。
○達魯花赤者。蓋胡語也。草木十五年。元太祖元太祖
子曰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罪則用之官在則總管。在縣則縣尹。達魯花赤猶華言荷包上壓口
初置捺子也。
達魯花赤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郡縣裔之語。角端重

麗王暾降于元請歲貢方物。○己卯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西域殺元使者。太祖親征。○庚辰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七年。元太子拖雷克西域諸城遂午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元太祖與太祖會秋。金主復遣使請和。太祖時在回鶻國謂之曰。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命汝主爲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太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遂不許使去。○癸未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十八年。春三月。元太師魯國王太華黎卒。○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金章宗珣在位十二年而殂。子守緒立是

遂按。角網鑑張四知論中註作角。音祿。正字通云。角用爲二非。是降符以告陛下重遂按。符瑞。楚材曰。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云。自歲丁丑嘉定十年。綱遂定策重遂按。綱遂箱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希瓘重遂按。希瓘燕王德昭之後。宗室子名詢重遂按。詢初名與慮。

爲意宗。○甲申嘉定十七年。元太祖至東印度。音祿。正字通云。角用爲二非。是降符以告陛下重遂按。符瑞。楚材曰。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云。自歲丁丑嘉定十年。綱遂定策重遂按。綱遂箱詔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希瓘燕王德昭之後。宗室子名詢重遂按。詢初名與慮。

廢駐蹕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一角。能作人言。謂待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問耶律楚材曰。此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而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太祖即日班師。（惡去聲）

○自歲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無歲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謙恭仁儉。終始如一。然慶元嘉泰開禧凡十三年。則彌遠之政。壽五十七而崩。彌遠定策立嗣是爲理宗。

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十九年。元太祖至東

理宗皇帝初名與莒宗室追封榮王謚文恭希瓘之子也寧宗子多而不育鞫宗室子名詢子太宗十世孫也寧宗子多而不育鞫宗室子名詢子太宗十世孫也寧宗子多而不育鞫宗室子名詢子太宗十世孫

圍潞州紹定中事此終言之也
黃河九渡重遠按九渡黃河上流名也其流峽德旺亦死弟子覘歸夏主李睍傳國于子德旺不幾死寶慶二年
元太祖殂烈八九股水淺立覘諸書作覘子睍
○七月元太祖殂于六盤山臨死河渡故曰九渡太河重遠按太河大河誤至元二年重遠按至元元旺祖時年號二年元史作三年此誤○綱目紹定元年戊子春三月金將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太昌原陳和尚爲完顏合達前鋒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蓰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功第一名震國中其御衆也有方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遂按寫闕台四日寫闕台自雹博之地來會喪拖雷乃奉之即位
元太宗立
陀至黃河九渡○丁亥寶慶三年。元太祖二十二年。元滅夏
以夏主李睍歸夏主李睍重遠按遵頊以嘉定十一六年傳國于子德旺不幾死寶慶二年。
○七月元太祖殂于六盤山臨死
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運山北限太河難以
遽破莫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
鄧直擣汴京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
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在
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二年冬追謚
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太祖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
故能滅國四十其勛績甚衆史之紀載不備惜哉○

太祖既殂時皇子窩闊台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
皇子拖雷監國以俟皇太子至而立之越二年皇太
子始立是爲太宗皇子窩闊台重遠按元太祖有四子長曰朮赤早死二曰察合台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屬音祝俟皇太子至而立之重遠按越通傳審慎之辭太祖殂在寶慶三年十二月窩闊台立在紹定二年八月故曰越二年。元太宗
○己丑紹定二年。元太宗名窩闊台太祖第三子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是歲夏葬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就班以拜見音現
○元始置倉廩立驛傳命○庚寅紹定三年。元太宗二

重遠按通鑑傳年。命出孟子。然在本紀則命字下屬類編亦無此失刪趙范趙葵大敗云云重遠按紹定三年十二月范葵入城李全圍城墜上元張燈重遠按上元正月十五日張燈起漢至唐以後尤盛高會會重遠按高會太會平山堂重遠按平山堂蓋和樂等十一樓類陷于濠重遠按濠城下池從官名元史作侍從官名重遠按從

年。

元遣兵取京北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從之

蒙哥帥師從○辛卯紹定四年。元太宗三年。春。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時屬上元張燈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城中謀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劫之全走陷于濠爲亂搶所斃其餘奔走北去○二月。元太宗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宋

殺之使去聲。元遣使來重遠按初金降人言于拖雷曰。金遷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冀河耳若山寶鷄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太事集矣。拖雷然之。元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平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鷄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兵會之。至河州。統制張宜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其曲直有歸矣。

○八月。元始立中書省名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太祖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遂宗室。乃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懷二心。雖君父乎。太祖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歷術數。釋老醫卜。無不知者。夏人常不介者。以善造弓見知於太祖。遂按潼關監關之戍兵。○按綱目。紹定五年春正月。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引軍援汴。及蒙古拖雷軍三峰大敗。合達乃與陳和尚等走入鈞州。蒙古兵攻之。城破合達死。陳和尚趨避隱處。殺害稍定。乃

粘合重山爲左丞相。粘合重山。金族也。太宗以律楚材而粘合重山佐成之。讓以左丞相。凡褒官立法。多出耶律不殺見稱封魏國公。謚忠武。

鎮海爲右丞相。○十二月。元太宗取河中。太弟拖雷殺騎六萬分兵自西

出自言姓名且曰我死亂軍中八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膝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罵至死不屈釣州重遠按商商誤商元太弟宰按十四年當改作十四州元史列舉州名元再使王檝重遠按紹定四年元使速不守假道且請以兵會之故許元共伐金曰聘宜和海上之盟

和州入興元由金房道襄陽至唐鄧與金人鏖戰於陽翟潼蠡之戍亦潰西兵畢至合圍於汴（鏖烏高反翟音狄）○壬辰紹定五年。元太宗四年。元太宗由白坡渡河次鄭州攻鈞州克之遂取商虢嵩汝等十四州（商誤商）使速不臺圍金汴京金主遣其弟訛可入質太宗還留速不臺守河南八月。金兵救汴諸軍與戰敗之九月太弟拖雷卒于師。金主守緒突圍出走歸德府○元再使王檝來議夾攻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宜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詔嵩之報使

金崔立以和元年徵宗遣汴降元之重遠按宣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以取燕雲之地靖康之禍實源於此荊王從恪重遠按荊王續綱目作梁王遣送北還重遠按速不臺殺從恪等遣送后妃于北（五十世孫元楷重遠按五十世諸書作五十一世續綱目楷作揩此據本紀宋承相史彌遠重遠按宋字衍宋室子承麟重遠按）

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人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臧音奘）○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元速不臺進至青城崔立以金太后王氏皇后荊王從恪等至軍速不臺遣送北還○元以孔子五十世孫元措襲封衍聖公整修孔子廟及○宋承相史彌遠卒。鄭清之為相。史嵩之為京湖制帥在襄陽南北有夾攻蔡州之約。嵩之遣孟珙以兵四萬八先至圍其東南元兵圍其西北（相去聲）○甲午端平元年。元太宗六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

金亡

承麟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宋孟珙重遂按。宋字衍。〔一百一十七年重〕遂按。一百十七年自徽宗重和元年起數也。然自政和五年起數則至是一百二十年。移司黃州重遂按。移官於蕲州。刻日趙葵重遂按。刻日期也。方與之敵開釁重遂按。方與之敵指元捐所得重遂按。時以陳蔡西北地分屬元方爾重遂按。

〔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凶〕室子承麟。即位。〔一百一十七年〕而亡。〇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葬于宋。獲承麟殺之。金自完顏旻稱帝。至是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〇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會葬于宋。其首送于宋。

淮師趙范趙葵乘金人之亡。爲恢復計。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襄方爾儀儻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范葵故進退失據。閱嘗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力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趨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不數日。糧皆響應。伸之未回。而宋師出矣。伸之等。幾被羈留於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人以城附宋。宋師入汴。即燕詭辭得與機俱來。機俱來。機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襄方爾儀儻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范葵故

爾猶曰。如此。伸之未回。重遂按。紹定五年。遣鄒伸之于元報謝。且議夾攻汴京。與機俱來。重遂按。端平元年十二月。元復使王撫來言。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以城附宋。重遂按。自汴人以城附宋至潰而歸。自端平元年六月至八月之事。無幾重遂按。無幾謂不多也。宋師入洛重遂按。徐敏子入

蕭肚十八史略 南宋 六十六 三 浦氏藏板

莆湖制帥趙方之子。習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趨洛元兵戍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不數日。糧皆響應。伸之未回。而宋師出矣。伸之等。幾被羈留於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人以城附宋。宋師入汴。即燕詭辭得與機俱來。機俱來。機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襄方爾儀儻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出師之害。范葵故

致誤事。〇乙未。端平二年。元太宗七年。春。元城和林。作萬安宮。遣諸王拔都太子貴由。侄蒙哥。征西域。太子闊端侵蜀。漢太子曲出及胡土虎。侵宋。唐吉。征高麗。〔元作古與城〕絕聞元生兵。且大至。潰而歸。咎嵩之主和。不肯運粮。

洛之明日。軍食以下六月事。胡士虎重遠按。士元史作士。已堀乃米。蒿和麥作餅而食之。元太宗八年。

元生兵重遠按。吉元史作古。○丙申端平三年。

元立生生熟之生謂新來兵也。四十餘州重遠按。四十元史作二十。

編脩所

元始定賦稅

立編脩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梁陟攻哨重遠按。宇彙哨七肖切。與嘯同。吹笳以示警也。今屯戍之所防盜之處名曰哨。亦此意也。

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閏端取宋關外數州。

一說方言。秦晉之西鄙。自冀隴而西。使犬曰哨。後人借取義於來侵。每畝稅三升重遠按。元畝

十月。入成都取秦鞏等四十餘州。宋交鈔重遠按。金循宋四川交子法置。交鈔。元做之也。周漢之貨幣。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元之交鈔。其歸一也。時元以萬錠爲額。○時

和議既不復諸蜀遂破陷荊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哨。

○元以耶律楚材言始定天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一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鹽

率當今十二步五尺三寸三分二釐。升當今四合六勺三撮。三升綱目作三升半。中田二升半。重遠按。二升半綱目作三升。嘉熙元年重遠按。元年下脫元字。今依例補之。四千三十八重遠按。三十綱目作二十。元兵科。中去聲。本貫重遠按。本貫鄉籍也。○戊戌嘉熙二年。元太宗十年。先是杜

詔講通鑑綱目

杜杲卻元人

左傳作法於涼。其意。○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詔經筵官講通鑑綱目。○八月。元試諸路儒士中選者。四千三十人。元兵略地至黃州。宋

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下田二升重遠按。二十升綱目作二十半。上中下田皆水田。則已爲重矣。重遠綱目作以將來有以利進者則已爲重矣。

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元兵略地至黃州。宋

孟珙敗之。元試諸路儒士重遠按。元主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

解儀真之圍以功權刑部尚書。復進敷文閣學士。先是

杲卻元人安豐之兵。復破蔡寧八十萬兵於廬州。後

宋孟珙重遂按杜杲云云重遂按杜杲却元人在嘉熙元年十月復宋字衍趙帥葵破察罕重遂按趙帥葵破察罕二年事復上當補至是二字重遂按趙葵誤宋將汪統制重遂按宋字衍統制官名失名求孟珙重遂按宋字衍中書行省重遂按立中書省於外州謂之中書行省中書行省至元初置太極書院行中書省事然則此當改作元行中書省事太極書院重遂按書院講學之所伊洛諸書重遂按伊洛二水名二程家其間故稱二程之書曰伊洛諸書此併其徒所著言之也二程張楊游朱重遂按二程明道伊川張張載楊楊時游酢朱朱熹元勅州郡重遂按元上脫圖矢盜去處重遂按去處猶踪跡羊羔利重遂按利息加倍邊也尋呈之見復將投水樞挽回挾之北歸復乃錄之學皆因復而得然復竟不仕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元建太極書院于燕河朔始知

增註十八史略卷之七

南宋

孟珙復取襄陽

○呂文德總統兩淮出戰軍馬進淮西招撫使文德遣安豐人魁梧勇悍微時鬻薪城中趙帥蔡道傍見遣屢長尺有咫驚詩訪求得之留之麾下後以邊功至顯官使去聲鬻音育賣也咫音止八寸也○元塔思軍至北峽關宋將汪統制降先是曲出率張柔等攻郢州拔之至是宋孟珙復取襄陽○元領中書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講學之所伊洛諸書重遂按伊洛二水名二程家其間故稱二程之書曰伊洛諸書此併其徒所著言之也二程張楊游朱重遂按二程明道伊川張張載楊楊時游酢朱朱熹元勅州郡重遂按元上脫圖矢盜去處重遂按去處猶踪跡羊羔利重遂按利息加倍邊也尋呈之見復將投水樞挽回挾之北歸復乃錄之學皆因復而得然復竟不仕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朔始知道學

○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由是河洛諸書盛行中州人年十二奉太宗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國威布政條畫皆籍戶口屬吏乃歸惟中在憲宗世祖為太弟鎮金蓮川客同於汴梁奏惟中等為使俾毛田唐立河南道經畧同聽約束福貪鄙不法從事福不得已盛載楊楊時游至復使語之曰汝不至吾以軍

出而成錢狀如瓜子金（宋熹徽國公重遠按朱子實際中封信國公紹定中改封徽國公此誤續綱自作與宋熹並從祀孔子廟庭宜從之）

未下諸部元救州郡失盜不獲以官物償之國初多盜下令凡失盜去處令本路民戶代償民苦之多亡命至是罷徵又官民貸回鶻金銀償之者歲加倍謂之羊羔利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耶律楚材請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著為令（貸音代從人來物也又音特義同）○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宋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榮出獵五日一退殂鈇鑕渾融使太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諸從祀以下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配食文廟列于顏孟之次爾後戰伐數復太宗出獵重遠按太宗疾篤脈絕頃之脈復生遂念楚材曰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

心太　宗祖　元后　稱制

以為榮出獵五日一退殂鈇鑕渾融使太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自覺弘之量重遠按自元史作有為是此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十一月元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猗思明辨表裏胡crossed自覺弘之量重遠按中國曰華夏就彼國言思史富之之言重遠按當之士和議之言重遠按當改作力是此史作力為是此誤當改作有度物重遠按物元作力為是此）

太宗出獵殂于鈇鑕渾胡蘭（胡蘭北方地名也）年五十六葬起輦谷後追謚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太宗自寬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物舉無過事舉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粮時稱治平元自太宗殂後皇后乃馬真氏臨朝稱制凡五年不立君（鈇鑕渾胡蘭北方地名也鑕音孤度音鐸樂音洛）○甲辰淳祐四年先是鄭清之罷相喬行簡李宗勉等繼為政無所決斷上思史嵩之之言自督府入為相

按倨但誤佝古文似字

○宋鑑時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剌合蠻專政楚材憤悒成疾而卒耶律楚材卒係涼祐三年癸卯時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剌合蠻專政楚材憤悒成疾而卒問楚材重遠按太宗蓋知定宗不使承統故欲立皇孫失烈門而后之意在定宗故問之也失烈門太宗第四子曲出之子也外臣重遠按外臣續綱目作外姓臣御寶空紙重遠按天子之璽曰寶即空頭勅書奧都剌重遠按奧都剌三字姓有旨重遠按復續綱目作又奏准重遠按奏准言奏白取准也准允准御天下重遠按御讀為馭馭葬之殉如除以死隨物之名一害並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雖欲議和輒為衆論所沮嵩之丁父艱遠慮聞訃數曰乃行詔起復為相言者曰為權姦力攻之遂不復起鄭清之謝方叔吳潛董槐程元鳳丁大全等相繼為相每歲以防秋為常事沮上聲止也言遠按權姦深姦擅權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言之深姦擅權至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在朝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今嵩之得起復之禮是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嘗以儲嗣事問楚材對曰此非外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遠按權姦深姦擅權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等俱言之深姦擅權至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在朝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今嵩之得起復之禮是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卒后嘗以儲嗣事問楚材對曰此非外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

守而行之社稷之幸也后嘗以御寶空紙付幸臣奧都剌合蠻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

復有旨凡奧都剌合蠻所奏准令史不為之書者斷其手楚材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今史何與焉

事君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

后以其先朝勛舊曲加敬憚焉楚材天資英邁夏出入表雖案牘滿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欲以身徇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

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耶律楚材於太宗即

是也。注此顯宰
重遠按續綱自
以世顯卒係淳
祐三年癸卯。善
兵重遠按。善兵
言善通兵法
○宋元通鑑云。
貴由即位于汪
吉滅禿里之地。
六皇后重遠按
朝政猶出于母
后。故曰尸位。尸
祭祀之尸。謂居
其位而不爲其
事焉。真氏臨朝

位之初。爲定
臣也。禮當拜王。則
族及臣僚拜。王
拜則莫敢不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
族及臣僚拜。帳下。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是始。楚材條
陳三事。言郡宜置長史牧民。萬戶統軍使勢均
力敵。事以遏驕橫。凡政令便於民者。其衆太宗悉從之。
惟罷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
事不一。事耶。汴梁將下。太將言。金人抗拒久。師
多死傷。城下。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得地無民將焉
用之。太宗猶豫未決。楚材又曰。奇巧之工。厚藏之民。
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大宗十凡所奏。無不從者。卿
貴由即位于汪吉滅禿里之地。多死傷。城下。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得地無民將焉
用之。太宗猶豫未決。楚材又曰。奇巧之工。厚藏之民。
六皇后重遠按用之太宗猶豫未決。楚材又曰。奇巧之工。厚藏之民。
六皇后其號。以皆革於此。若盡殺將無所獲。太宗然之。遂詔罪止完
其班在第六。故顏氏餘。勿問。時太宗議裂地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
號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初太宗有旨。以皇孫失
烈門爲嗣。及殂。后臨朝稱制者五年。乃議立定宗。○
定宗即位。重遠按。二字當改作三年。空位三年。而
即位。二字當移置後三年下。同
出之子。重遠按。屈出續綱自作
曲出。元良哈
重遠按。元良二
字。姓諸王有異
同。重遠按。諸王
也。速忙可不里

元定宗立

元憲宗立

愛民勤儉自持有古名將之風。○丙午淳祐六年。元定宗

戊申淳祐八年。元定宗
十二葬起輦谷。追謚簡乎皇帝。○元自馬真氏臨朝
以來。法制不一。內外離心。定宗既殂。皇后海迷失抱
子也。母曰六皇后。乃馬真氏。初太宗有旨。以皇孫失
烈門爲嗣。及殂。后臨朝稱制者五年。乃議立定宗。○
定宗即位。重遠按。二字當改作三年。空位三年。而
即位。二字當移置後三年下。同
出之子。重遠按。屈出續綱自作
曲出。元良哈
重遠按。元良二
字。姓諸王有異
同。重遠按。諸王
也。速忙可不里

元憲宗立

子失烈門年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共議立太弟蒙哥。後三年。是爲憲宗。即位。○辛亥淳祐十一年。元憲宗元

大音等異同異也同字帶說竊際重遠按羈縻撿束之使不得自由主謀者重遠按主謀者葉孫脫按只緝暢吉小難合咎曲憐阿里失等不世出重遠按不世出言世間不常生此人帝三王重遠按二帝三王而堯舜湯文武皇為八目重遠按皇猶篡兼該重遠按該備也見詢重遠按詢咨謀也元以中人天澤趙

余玠大敗元人

大臣欲奉屈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元良哈丐以太祖諸孫。惟憲恭謙慎。宜立。遂大會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而即位焉。失烈門不服。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曳之由是始定。長上聲。

○余玠大敗元人于興元。○元憲宗命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于金蓮川。先是。姚樞隱居燕門。以道自任。太弟召之。樞至。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將大有為。乃盡其平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曰。帝王之學。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實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

元以史天澤趙璧為經略使

璧云云重遠按璧下脫等字時元置經略司於汴。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俾屯田唐鄧等州。攻之兵道。為言。世祖征大理。樞從行。因中途夜宴。樞言宋太祖不殺一人。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若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

之有焉深然之。命天澤往。開壇入。定宗后重遠按。於王曰。兵不宜九月。角當以歲月發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歷四月。城中食盡。潰降生擒。壇斬之。或謂壇宜宥。天澤遂奏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失烈門母重遠按。失烈門母亦子弟。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納里合敦厭禱事覺重遠按。厭禱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四。謚忠發覺也。太弟於武。後贈太師。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沐京重遠按。太臨太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事自任。年至四十。始弟上脫命字。薛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上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史纘綱目共作門庭悄然。或勸以攬自張。天澤涌唐韋澳之語曰。願命弟忽必烈於相公無權。爵祿刑賞。不子之柄。何以攬爲。言者慙服沐京關中河徙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二公子格。樟無常重遠按。河徙無常。言河道棣。杠。杞。梓。楩。彰。皆顯。○壬子淳祐十二年。元憲宗元年。屬變也。瀉圖重遠按。瀉亦鹵也。論衡地不生毛則爲瀉土。是也。

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禳事覺並賜死謫朶烈門及其黨於沒脫赤之地。○六月。元憲宗以中州漢地

封同姓。命太弟於沐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由是太弟有關中。河南之地。瀉鹵音魯。鹹也。○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四川制置使余晦爲四川宣諭使。○元太弟忽必烈平大理國。○甲寅寶祐二年。元憲宗四年。時余晦宣撫四川以私恨誣奏利路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大理陳大方承旨鍛成之。惟忠將斬於市。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既斬。血逆流而上。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大雅理罷。其有威名。

天府陸海重遠按。天府陸海共言。百貨之所輳也。私恨重遠按。惟忠以余晦鐫豎心輕之乎。其小字曰余再玉來也。晦怒誣奏。余玠卒。利路安撫重遠按。續綱目作利州西路安撫使。恍惚重遠按。漢書音義。恍惚眼前似有無也。分治險要重遠按。遷徙郡內諸治在平曠之地者。分治險阻要害之處。如移合州城於釣魚山之。余晦誣奏剡王惟忠

類也貪緣重遠按緣詐也失要地重遠按要地如紫金城紫金山蜀之要地金晦遣都統甘閏以兵數萬城之元汪德臣遷補重平聲下同重慶府屬川南卽恭州治平聲下同合州屬川南籍慈夜反緣眉紉切胡瀆母見胡瀆毀淫祠元建都閬平

利路乃今順元州之廣元府鍛成太理卿陳大方承以成其獄將音漿上聲如字上聲幾如字利路

利州守劉雄飛爲四川制置刑

緣罔功敗失要地以和州守劉雄飛爲四川制置刑

像中有巨蛇時出享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千緡

淫祠卽毀之人謂之胡打鬼經畧廣東廣有僧托佛

頭至毀佛擊蛇其怪遂息淫祠不載祀典曰淫祠經畧爲廣東經畧使

丙辰寶祐四年。元憲宗六年

合雞嶲及黎州諸國朝于元。○元憲宗欲建城市爲

重築重慶城余玠遷蜀郡平曠之地分治險要如合

州治釣魚山之類在蜀二十年。民藉以安至余晦貪

所總聚故曰都會相宅重遠按相宅相視宅都之地也元回鶻重遠按元一字句珍珠傘重遠按珍珠傘以珍珠爲傘節安南王重遠按安南編綱目作交趾其王陳日煚九月憲宗重遠按九月上脫閏字宋守將重遠按宋字行罷丁大全重遠按此一節閒慶元年事時元侵軼日甚太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卽軍

元人入蜀

都會之所太弟忽必烈言劉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

術乃命相宅秉忠營之名曰開平府三年而畢功相去聲濼音樂。○丁

命秉忠營之名曰開平府。

巳寶祐五年。元憲宗七年。

銀二萬餘兩。憲宗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

獨有此何用却之。○十月。元良哈台伐安南屠其

城。○戊午寶祐六年。元憲宗八年。二月。安南王傳國於長

子光昺遣使以方物獻于元昺音丙使去聲。○元討回回哈

里發平之九月。憲宗親帥大軍入蜀攻釣魚山隘宋守

將楊立張實死之是時。元人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

中拜賈似道重遂按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瀼陽以攻鄂呂文德等云云重遂按文德所勝下文圍合州之師二哥重遂按二哥即阿答胡遣使招諭重遂按元主道降八晉國寶合州王堅元憲宗殂執之殺于閱武場殂于釣魚山重遂按釣魚山合州城下元主圍合州而殂或傳中飛矢不過制重遂按服飾

太理國斡服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潭州一軍渡江重遂按即拜賈似道別○罷丁大全以吳潛爲左相即軍中拜賈似起處宜○易音亦贊諭重遂按贊奬諭具姓今勸曉諭之言時太弟重遂按太弟下脫忽必烈三字宋守將張重遂按宋字衍皆啟之補之他名勝此脫勝字云堅遣八重遂按王堅使阮思聰走鄂以憲宗訃聞阿里不哥重遂按阿里不哥睿宗第七子。○郝音壑行敘江上重遂按江上續綱目作海上上班師議和重賈似道遣八議和許歲幣

鄂州宋守將張勝守不下遂死之樂音洛好去聲○更音庚改也。

政出多門至憲宗凡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曰汝輩若得賊將諭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戒之時太弟進攻鄂州忽必烈

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而太弟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詣元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合州守王堅遣人走鄂以憲宗訃聞于似道似道再遣宋京往元營太弟亦聞

阿里不哥欲奪尊號郝經曰若彼果擇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敘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

遂按議和言與宋議和遣天都
遣二軍重遂按造諸也天都燕京二軍續綱目作一爲是天行靈異重遂按太行往而不返之稱太子初崩未立謚號曰大行皇帝重遂按旭烈世祖忽必烈弟莊長子真金重遂按大寶玉位賈似約歲幣之數重

念班師議和置輸重李輕騎而歸直造天都遣二軍
遂大行靈異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兀里不哥諸王
會喪和林差官諸路安輯命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
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
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寨而去留張傑閻旺以
偏師候湖南兀良哈台之兵造士奮反音使士奮○庚申景
定元年。元世祖皇帝中統元年。
也憲宗既殂阿藍答兒渾都海等謀立世祖弟阿里
不哥憲宗启聞之遣使馳至鄂請速還春三月至開
平諸王大臣同勸進三讓乃即位建元中統○元兀良哈台會

道匿遂按宋京至議和謂臣對汗南稱臣歲奉銀絹為界納幣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宋賈似道重遂按之事

張傑于鄂州師北還宋賈似道命夏貴敗其後軍
于新生磯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
始解江面晴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
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夏貴敗其後軍重遂按元張
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元良合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宋賈似道命夏貴以舟師攻鄂渚橋殺殿卒百七十八磯音基。○元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城西曲
九日元建元中統○造中統交鈔。進中統交鈔重遂按。進當改作造元
史中統元年七月。造中統元寶交鈔是也。交鈔法自十文至二十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悅並聽收受。○元世祖自將討阿里不哥○元廉希憲夫敗阿藍答兒及渾都海○元以梵僧八

元遣郝經來聘盟

建元中統四字。
六敗西軍重遠按酌軍阿里不哥軍名廖潛中重遠按當當改作瑩續綱目作瑩福華編重遠按福華福華夏也講好重遠按講明也講信之講遣經行重遠按元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修好據續綱目前文元遣郝經來聘略之此時事此書爲二事恐誤擱難重遠按擱結構難兵難也謀貌重遠按謀貌行貌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後徙順天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告即位詔曰有却敵功講信修睦歲幣恐謀泄乃館經于真州經上書似道留經于頓書作頓此誤下皆倣此姦謀匿私衍鄂功事呈露發露驛吏防守重遠按驛吏棧垣鑰戶晝夜守邏衍與豺同獄也獄衍同重遠按衍衍同果韻衍野犬也犬所以守故謂獨爲衍前漢刑法志註韋昭曰鄉亭之繫曰衍。

合思八爲國師。梵僧八合思八重遠按梵釋種名。譯曾梵華言清淨。正言寂靜。八合思八續綱目作八思巴。相傳自其祖丞乘赤以其法佐國王霸西海十餘世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款氏也。八思巴年十五。謁元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爲國師。統釋教國師一國之師。○元遣郝經來聘盟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賈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朝音潮。○元世祖既立。廉希憲請遣使以息兵講好。命軍北歸。俾思威並著。世祖善之。而未得其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遣經行。或謂經曰。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界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璮爲辭拘留經于真州之忠勇軍。姦謀呈露。遂以李璮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害經。經踰淮。賈似道懼。營驛吏防守。嚴於獄犴。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挨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鏑音的。沮上聲。撓音鬧。平聲。犴音岸。語去聲。

賈似道忌害閻臣

朝廷曰徵介佐重遠按介佐使戶從人怒而鬬死者之副也將命重遠按將奉也謀泄亦竄死經歸世宗錫宴大庭自副使劉仁傑以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爲人尚氣節爲學博洽於經子來歸顏南侵宋懼以禮送經歸館與從者六人又居九年伯顏南侵宋懼以禮送經歸館與從者數人居七年徙經別館與從者

書于宋帝及其大臣且諭入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

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從者亦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子來

天罰註將行也

辱中州士大夫歷官至

重遠按辱受廉訪使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

也不遠重遠按

不遠猶不永也

閻臣重遠按閻臣閫外之臣謂

將帥也史記馮唐傳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註云郭門之閫又易師卦註云閫外之事將軍之

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

來當令入見賈似道忌害閻臣兵退行打算費用法

欲以此汙之向士璧趙葵史嵩之杜庶等皆坐侵盜

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

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撥給

錢糧墓民兵守禦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

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

取信於市人二十卿而秉干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

徵餘者使去聲見立音現趙葵撥云云重遠按謝枋得

鄉者以趙葵撥給錢糧於其軍兼募民兵援

計其也欲以此汙之重遠按欲

以累趙宣撫也因自償萬緡且上書以請免徵餘者

汙衊一時閻臣

千金而募徙木重遠按商鞅說秦王令既具未布立

所償尤多重遠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十

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

職也閻者門域

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一卿而秉干城重遠按戰國

也打算重遠按

時子思居於衛言苟變可將衛侯曰變嘗爲吏賦於

打算當時語謂

民食人二縑士皆樂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

所載臨事制宜不必依君命然則將帥以出天子城郭之閫外征討殺賊爲其

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而以二卿秉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呂文德制置荊湖知鄂州○辛酉景

劉整叛降元

哥不累行守城之力重遂拔寶祐八年士擊郢漕州極力守禦斷橋之功重遂按元作浮橋于新生磯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鄭興重遂按鄭當改作俞諸書作俞鷹境重遂按歷謂莊興有隙而追之也所俘儒士云云重遂按時淮閫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

定二年。元世宗中統二年。瀘州守劉整叛降于元先是止遷祐八年。士擊郢漕州極力守禦。斷橋之功重遂按元作浮橋于新生磯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鄭興重遂按鄭當改作俞諸書作俞鷹境重遂按歷謂莊興有隙而追之也所俘儒士云云重遂按時淮閫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古無有也

蹕之議者。吳潛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奏斷橋之功曹世雄劉整。既而似道妬功譖士璧世雄皆敗死。

者曹世雄劉整。既懼禍而蜀帥鄭興復以宿憾遣吏至瀘打算軍

整既懼禍而蜀帥鄭興復以宿憾遣吏至瀘打算軍

前錢糧。適北軍壓境遂叛去。瀘州屬川南正遷止其兆避北兵。整既懼禍云云重遂按。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曹世雄之輕己。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

前錢糧。適北軍壓境遂叛去。瀘州屬川南正遷止其兆避北兵。整既懼禍云云重遂按。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曹世雄之輕己。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

○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七月。元初立翰林國史院。○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元諸將敗西軍阿里不哥北遁。○元封皇子眞金爲燕王領中書省事。

○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七月。元初立翰林國史院。○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元諸將敗西軍阿里不哥北遁。○元封皇子眞金爲燕王領中書省事。

元主從之。七月。元重遂按。七月上脫圈。立諸路提舉學校官重遂按立學校官亦元立上脫元字。提舉學校一官。名。復瀘州重遂按。劉整率所部入朝於元。呂文德遂入瀘州。坐與瓚通謀重遂按。元王文統使其子弗通好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而不載其降據此則此當元以董文炳云重遂按。時山東尚未靖。元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

○壬戌。是定二年。元世祖中統三年。呂文德復瀘州。○元江淮大都督李瓚以京東連海來歸。詔封瓚爲齊郡王。

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遂殲元戍兵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故今復之。○元李瓚以京東云云重遂按。宋理宗紹定中。李全降元。襆其官爵。其子瓚自

復其父全官爵。

宰臣王文統坐與瓚通。謀伏誅。○元史天澤閻李瓚

于濟南。瓚復降于元。元人誅之。瓚降于元重遂按。續綱目作瓚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太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

于濟南。瓚復降于元。元人誅之。瓚降于元重遂按。續綱目作瓚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太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

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而不載其降據此則此當改作元。史天澤閻李瓚于濟南。瓚死。元人誅之。而降于元。元人誅之。七字宜削。

爲山東路經畧使。使去聲。○元立十路宣慰司。立諸路轉運司。○癸亥。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二月。元以王德

爲山東路經畧使。使去聲。○元立十路宣慰司。立諸路轉運司。○癸亥。景定四年。元世祖中統四年。二月。元以王德

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瑾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五月初立重元立太子）（姚樞言）

遠按。五月上脫（重元以姚樞云）

遠按。元上脫（國且此一節）

正月之事。格心重遠按。格正也。孟子格君之非。防慮重遠按。慮度也。備也。言慮度備也。

遠按。元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酒以乎。祝致辭。元主既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姚樞舊本紀。據金）

遠按。據本紀。真金初建（復濾州重遠）

（非再失再復）

（灰圍重遠按。呂文德色黑。故號灰圍。言深墨（置權場于襄城）

遠按。獻玉帶重遠（獻當改作餽）

重遠按。土城續（諸書作餽。王城）

（灰圍重遠按。呂文德色黑。故號灰圍。言深墨

遠按。獻玉帶重遠

重遠按。土城續

網自作土牆。鹿門山重遠按。山在襄陽城東南。築土牆以護貨物。丙寨堡重遠按。堡下當有壁字。諸書作保壁。

申制置重遠按。申上申也。文煥知為元所責。以書諫文德。蛮尤亟重遠按。史記

三浦氏藏板

增注十八史略卷之二

南宋

三月。元初建太廟五月。初立樞密院。以太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以開平府為上都。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粮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世祖納之。（元初建太廟重）

灰圍然。可以利誘。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土城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於朝。許之。開榷場於襄城外。文德築土壕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文德

於樊城外。築第一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

弟呂文煥知被欺。兩申制置。為吏所匿。元人又於白鶴城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

者我也。即請自赴援。會憂卒。（復盧之復。音伏。權場。交易之所。權音角。襄城外

襄陽城外。互市往來交易。築堡。堡障小城。制置使為去聲。文德大驚云云。重遠按。築堡之後。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焚燬。弟文煥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

彗星現

天官書曰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八月元重遠按。八月上脫閏王龍元史作王龍音里重遠按。音元史作重遠按。音元史作音里吉事楊棟以彗星為里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似道。凡合等並憲宗子。不魯花伏誅重遠按。元史不魯花作孛魯。

元定都于燕

遠按。花下當有等字諸書作不魯花等。時非不魯花獨誅也。端平初元重遠按。初元謂初改元之時。嘉熙以後重遠按。禧熙誤。

無及。故曰。誤朝廷者我也。文德卒在咸淳末年。此終言也。

○甲子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

七月。彗星長十數丈。芒角燭天。自四更從東見。日高方斂。月餘。乃不見。楊棟因指言里尤旗。因此遭論去國。如字。彗星出。掌諫士。庶皆上書咎賈似道。參知政事楊棟以彗星為里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似道。凡合等並憲宗子。不魯花伏誅。重遠按。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論去國

元定都于燕

遠按。花下當有等字。諸書作不魯花等。時非不魯花獨誅也。端平初元重遠按。初元謂初改元之時。嘉熙以後重遠按。禧熙誤。

月。元以燕京為中都大興府。劉秉忠請定都于燕。世祖從之。○元改元至元。時阿里不哥兵屢敗。至是與諸王。王作玉龍合失罕速帶音里吉合。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

消長重遠按。正長則邪消。邪長則正消。故曰互為消長。各以氣死重遠按。大全頻嶺過滕州。濟水死。吳潛死。循州君臣相猜重遠按。君臣相猜如似道以去要帝勉留之是也。○立潛曰。理宗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為事。務虛名而蔑實政。當是時為監司守令者。豈無學道之流乎。要之皆趣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

臣不魯花伏誅。○元立諸路行中省。行中書省重遠按。立中書省于外州謂之中書行省。又謂之行中書省。上文書中書者與此不同。○冬十月。上

前。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八。寶慶紹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善類滿朝。有道德秀魏了翁等。為執政。以比慶曆元祐。自喜。禮以後至于淳祐則有嵩之數年之政。嵩之既去。自淳祐至寶祐正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大全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寖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八十一。上臨御以來。終始崇奬

居敬窮理以濟人利物者也福王與芮重遠按與芮理宗母弟猶子重遠按猶子姪也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歲甲子重遠按甲子景定五年時則蒙古部國號大元紀元至元之初也重遠按國號太元在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賈似道專政此自時至初也十六字衍進平章軍國事魏國公重遠按咸淳三年以賈似道平章軍國事三

周程張氏及朱張呂氏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理宗

太子立是爲度宗皇帝

初元初一年也從去聲慶曆仁宗年號元祐哲宗年號周濂溪先生程明道伊川張橫渠先生朱南軒先生呂東萊先生

慶宗皇帝初名孟啓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猶子也

甲子景定五年時則蒙古部國號大元紀元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

理宗子多而不育鞫孟啓於宮中改名孜又改名禥

立爲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禥歲甲子卽位時

則蒙古部國號大元紀元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

進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立相以自副啓音啓猶子

音基禥音旋立相以自副重遠按相國相如曹操命鍾繇爲相

臨安府士人葉李

蕭規等上書詆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

日一朝治事都堂進魏國公在元年臨安府士人云云重遠按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等上書安童爲丞相伯顏以罪黜配李于潭州規于汀州此事在景定五年此書誤咸淳元年重遠按元年依例當補兼忠爲太保參中書省事在景定五年以劉良貴拊循劉良貴似道心腹謀賈似道似道入相以劉兼忠字行兼忠重遠按以字行兼忠解臣不敢盡心也難去聲伯顏蒙古八剌忽氏人初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遺入奏事世祖奇之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謀事出廷臣乃以安童女弟妻

罪竄遠州

上書之

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

何基金華人號北山謚文定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建陽人

士承旨○乙丑咸淳元年元以安童爲右丞相伯顏

爲左丞相以劉兼忠爲太保參中書省事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年方十三位在百僚之上阿里不哥之黨千餘人欲置之法安童侍側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之何以懷服未降世祖驚曰卿年少何從得此議事衡以疾辭安童卽親候之於其館衡至令入省議事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盡心也難去聲伯顏蒙古八剌部人初安童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爲右相是年冬召許衡至與語良久出謂安童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衡曰安童諭衡曰安童尚幼未更事善導之

年。撒呈橋重遠之。拜左丞。改右丞。劉秉忠字仲晦。少從釋氏。家於邢。按。撒音薩揮散州。世祖爲王時。從寺主海雲入覲。應對稱旨。遂留侍左右。秉忠書無所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書天文地理律歷。以至衆伎。多通之。嘗上書數千言。皆開國也。橋。橋杙也。綱目作橋杙。綱目云。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橋。祖左右。不改舊服。翰林承旨王鶚奏言。秉忠參帷幄。密謀定社稷。大計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雖魚蝦不得食。似道建第西湖。梵服。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世祖卽日拜光祿大夫。太保。仍詔以學道。此一節當在咸淳三年五月。

咸淳三年。五日一乘重遠按。帝命似道三日一朝。然則五當改作三。不赴堂治事重遠按。堂。都堂。此言平日。非入朝時。書紙尾名於紙尾也。監

煥守襄陽。自元入閟。互市以來。築城置堰。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以遏南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所交反。又所教反。○似道建第西湖葛嶺。自娛五。

日一乘湖舡入朝。不赴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他相書紙尾而已。內外諸司彈劾薦辟舉削。非關白

似道貪鳳。藝極也。諸書作大肆。

司。重遠按。監司。提刑。安撫。轉運司。提舉之四監。

諛責無稽。重遠按。諛責。世子南木合藝。南木合重遠按。南木合。世祖第五子。世子。興太子。柄同。或曰。世太誤。初給官吏。重遠按。初。上脫元字。職田。職分田得職官則授。去則收。蓋自此以前。未定其制。已非絕無所給也。太子忽哥赤。重遠按。忽哥赤。世祖第

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滑輩

爭獻寶玉。貪鳳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

諛責無稽。舉削。○元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爲使。

封世子南木合爲北平王。○賜日本國王書。賜日本國王書。

重遠按。賜上脫元字。元史世祖至元三十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持書使日本。書曰。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罪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卽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卽令罷兵。高麗君臣。載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忽哥赤。重遠按。忽哥赤。世祖第

不子。降為平章政事。重遠按。忽都答兒耶律鑄好。豈一家理乎。以至用兵。夫孰所好乎。王其圖之。時二十八。並自左丞相降平章政事。不遜。宜不答。○元初給官吏俸及職田。○元封太子忽哥赤為雲南王。○丁卯咸淳三年。元世祖至元四年。元以史天澤為左丞相。忽都答兒耶律鑄降為平章政事。伯顏自左丞相降右丞。廉希憲降左丞。○戊辰咸淳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顏降右丞。廉希憲降左丞。○戊辰咸淳四年。元世祖至元五年。襄陽受圍。文煥告急。遣高達范文虎赴援。道不通。重遠按。元兵絕其援路。故道不通。○三學法。三學文學武學宗學。上聲。調去聲。○弓量推排田畝。弓量云云。重遠按。弓量地之數。所謂度笇也。度地論。二尺為一弓。三百弓為一里。理宗景定五年。賈似道行公田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是也。今載在此。恐誤。○葉夢鼎辭位。重遠按。夢鼎挹於賈似道。不得行。累請歸田。不允。是不待報去。且自此以下三節。係咸淳五年。然則宜補記己巳咸淳五年。六字及元世祖至元

襄陽受圍事。降左丞。道不通。重遠按。元兵絕其援路。故道不通。○三學法。上書文學綱目作京學。○按文獻通考。寧宗嘉定六年。元立按察司。認諸主宮學改作宗學。三學重遠按。武學。習武藝學兵法。合格者。有考選法。宗學。諸王屬尊者。入學。立小學于其宮。六年。其子孫皆入學。畢止。○江萬里馬廷鸞為相。○元立御史臺及諸道。請于經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是也。今載在此。恐誤。○葉夢鼎辭位。重遠按。夢鼎挹於賈似道。不得行。累請歸田。不允。是不待報去。且自此以下三節。係咸淳五年。然則宜補記己巳咸淳五年。六字及元世祖至元

御史臺云云。重遠按。立御史臺。按察司者。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也。蒙古字重遠按。初用漢楷及畏吾字。至是。命八合思馬創新字。其字凡千餘。太要以諸聲為

提刑按察司行新製蒙古字。更號僧八合思馬為帝師。築堡鹿門山。立諸路蒙古字學。更號僧八合思馬。重遠按。更號僧八合思馬。思馬為太寶法王。八合思馬即上文八合思八思與重遠按。更號八合思馬字雖異。而音相近。如拔都一作拔突之類。築堡鹿門山。重遠按。築堡者。將取襄樊也。○庚午咸淳六年。元世祖至元七年。江萬里請援兵救襄。議不合。罷去。○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三年。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

宗議不合重遠按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講益師往救似道忌言邊患改議不合萬里遂罷去箝制重遠按箝鎖項也戩羽重遠按儀羽取易漸封其羽可以爲儀語謂儀表朝位也服心重遠按服膺說廉介者堅確不拔之謂踐經重遠按踐經言所由○按希憲之對共意固善然其目則不當忠孝二字宜

似道權傾人主

似道粉飾太平

受孔子戒

謂行不宣謂戒如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有可稱戒之義帝師戒重遠按帝師指太寶法王八合思馬佛有戒定慧三學大丹重遠按大丹仙藥黃庭經有八瓊丹以朱砂雄黃空青等八種作之此所需藥品亦此類前世人主重遠按前世人主指秦始皇漢武帝堯舜得壽重遠按堯百歲舜百十歲其子典

上曰適有女嬪言之詰問誣以佗事賜死自此無敢以邊事言者○似道權傾人主詭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親主外戚宦官近習皆箝制不敢恣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爲儀羽而服心不在焉在外監司郡守亦參用廉介非其人而得進者各有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失將帥心劉整降北獻策取東南謂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降知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爲事略不爲意

余箚音劄平聲提刑安撫轉運提舉司之類○吝音藺慳也謂應賞其功而慳吝不賞誅貨謂誅求財貨粉飾太平言天下大亂而文飾以爲太平

如女子本無顏色而強以脂粉飾之也○元平章政事廉希憲寵世祖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是也有方士請鍊大丹救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爲方士誑惑堯舜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世祖善之以許衡爲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實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曰卿慮阿合馬乎耶衡對曰此天道也古者冢宰未有不由此者世祖以衡語語阿合馬阿合馬由是怨

兵柄重遠按其子名忽幸有兵柄指樞密院而言友道也重遠按阿之語去聲由是怨衡重遠按典民典財重遠按典民典財作典民與財語續綱目此句上有彼雖不知四字則衡之爲左丞出阿合馬之機心重遠按立司農司重遠按立上脱元字教水軍重遠按教上脱元字環城重遠按環圍周也大元重遠按南湖曰曰天則其名太誇曰元則其義頗隱蒙古撰斯二者之間故不曰天而曰元景命重遠按景大也唐之爲言蕩重遠按湯廣大貌論語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也重遠按孟子霸者之民驩虞如也趙岐註霸者行善邱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剛致重遠按以漸而致曰馴致湯造重遠按造書湯誥凡我造邦之造也蔡傳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離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夏大以殷中重遠按以與通蔡

許衡爲學士　建國號大元

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劉秉忠許衡進所定朝儀○立司農司卿○教水軍七萬造戰艦五千築環城以逼襄陽○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以許衡重遠按以上脱元字國子祭酒重遠按官志註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舉酒以祭於地故以祭酒爲稱○十月建國號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有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罷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亙名夏矣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酇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繫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大聲大恢土宇興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考宿詣廷奏章仲詩謂既成於太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

傳殷中也初起之地名重遠按

魏氏起秦劉氏起漢中始封之爵邑重遠按楊堅封隨公李淵封唐公得無少貶重遠按言其少貶於夏殷以上乾符重遠按乾符天之符命帝圖重遠按帝圖帝王之籙圖於妖心乎何有重遠按何有何名所謂民莫能名焉是也底寧爲萬邦重遠按底寧爲是體仁重遠按易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於戲於音烏戲音乎稱義之適物之宜曰稱一說量也投鞏重遠按投鞏於我之身以其鞏者再相與普天同制臣制重遠按制臣制罪使指史嵩之趙苑王旻作亂重遠按理宗端平三年趙苑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等爲腹心朝夕酬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苑失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元

○南宋紀時襄陽久困孤城援

功予一人底寧爲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

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乎休惟永尚

不負於投鞏嘉猷敷天共隆大號洽爾有衆體予至

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

奄四海以宅尊重遠按奄覆也詩周頌奄有四海宅居也尊位也易經乾元重遠按易乾象辭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天也以其性情言元即其德也萬物資乾元之德爲始山峙川流是形也皆乾元所流布也茲大治重遠按治當作冶冶鑪鑄謂之冶又鑄匠曰冶莊子以天地爲大冶造化爲大冶軌名資始之功重遠按軌名所謂民莫能名焉是也底寧爲萬邦重遠按底寧爲是體仁重遠按易文言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於戲於音烏戲音乎稱義之適物之宜曰稱一說量也投鞏重遠按投鞏於我之身以其鞏者再相與普天同制臣制罪使指史嵩之趙苑王旻作亂重遠按理宗端平三年趙苑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旻李伯淵等爲腹心朝夕酬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苑失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元

○南宋紀時襄陽久困孤城援

再相以與似道意不合去

葉夢鼎再相重遠按帝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嘆縣疏奏願上厲牘者收人心斷邦本偏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襄陽陷先是

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撫御致王旻作亂而陷謝

方叔作相喻李曾伯遣將取之北方亦不苦爭及劉

整葉行重兵圍襄陽呂文煥守城六年打禦備至而

似道不肯調援雖粮食未乏衣襲薪竭無所措辦至

撒盧合爲薪緝關楷爲衣援兵不至遂以城降爲元

人之用

制臣如制置使之類謝方叔作相重遠按理宗淳祐十一年以謝方叔爲左丞相李曾伯

絕南望慟哭而
後下告急于朝
似道不發列閫
赴援○又曰樊
城既陷阿朮益
攻襄文煥力
不能支會元主
降詔諭文煥曰
爾等拒守孤城
于今五年宜力
爾主其宜也然
勢窮援絕其如
數萬生靈何文
煥乃降累章出
督云云重遠按
襄陽告急于朝
賈似道累上書
請行邊而陰使
文天祥致仕
幸不行併尚書
重遠按李曾伯爲京湖制置使又爲四川宣撫使劉整策行重遠按元兵至元四年劉整言于世祖曰攻宋宜先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也奔弗戍使宋得修守備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從之重兵重遠按重兵猶言強兵一曰木兵也調援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爾主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累章出督云云重遠按襄陽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文天祥致仕幸不行併尚書省重遠按元併尚書省入中書省罷尚書省也以爲要君重遠按續綱目作以爲要君一說云要君者元侵樊城重遠按元上脫圍字樊城被圍四年遂陷天順仰天之病要君又不肯呈稿似道大怒使辇臣張志立劾罷之遂陷安南多元侵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

章出督而陰諷朝廷留之卒不行

章疏請出督軍○元併尚書省封皇子忙哥剌爲安西王○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初賈似道稱疾乞致仕以爲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引錢若水例乞致仕時

○賈似道累年三十七矣

文天祥致仕重遠按據續綱目天祥致仕在咸淳六年此書恐誤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院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太年故事呈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續綱目作援楊太年故事名臣言行錄曰楊億字大年太宗真宗官至翰林學士太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郷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壞鼠嚙棄壞大年遽改爲郷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呈求解職真宗語幸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又曰錢若水字涤成此例且弘簡録宋旌德偉曰天祥當制諷賈似道偶病要君又不肯呈稿似道大怒使辇臣張志立劾罷之遂陷天順仰天之病要君又不肯呈稿似道大怒使辇臣張志立劾罷之遂陷安南多元侵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

毛如銀線菜臨安尤多元侵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

平地産白毛

王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貴者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旁舍鄰舍不孝之人重遠按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度弟子重遠按度得度僉書重遠按僉互用爰書文字也建國公昱重遠按昱古文是昱即端宗永國公昺重遠按昺即帝昺器使重遠按以其能使之曰器使本傳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唯朕知之重遠按唯朕知之言他人不得與聞也元命中書重遠按元上脱圈陛辭重遠按陛辭至陛辭謝附奏重遠按附奏附醫而奏大限重遠按天命之限曰大限出入將相重遠按出則爲將入則爲相枉石史天澤伯顏南侵

皇子昺重遠按昺古顯字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昱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昺

統制范天順牛富死之○元國十祭酒許衡乞罷詣家勤儉弛於自治公受兼書益不嚴加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之間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

當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養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畏弟子蓋化之也○甲戌咸淳十年。元世祖

書樞密院○七月上崩在位十年改元咸淳壽三十五似道立皇子昺年四歲是爲孝恭懿聖皇帝昺音丙

孝恭懿聖皇帝名昺昺音是○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以

臨朝稱詔改元德祐○封兄建國公昺爲吉王弟永國公昺爲信王昺音丙

天下爲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其薦人才各稱器使城開平一城燕都皆秉忠相其地至是無弊端坐而卒世祖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唯朕知之至是八年秋八月。劉秉忠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位極人臣而齋居疏食無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有詩文十卷。

元命中書平章宋天澤中書左丞相

石。四朝、太宗、定宗、憲宗、世祖。伯顏承相重遠按。伯顏承相蓋當時所稱用之稱呼。則可用之行文中。則不可用之行文。作丞相字。似是向導重遠按。向導即嚮導。宋撰孫重遠按。撰諸書作僎。祀同。此誤。鄂州降重遠按。元伯顏趨鄂州。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降元。天目山

史天澤卒

伯顏大會兵于襄

伯顏帥諸軍南侵。陛辭。世祖諭之曰。古之善戰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天澤有疾而還。尋卒。先是世祖遣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顧天兵渡江。以殺掠爲戒。言訖而卒。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斂迹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爲開國元臣。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至四十。尤熟資治通鑑。其立論出入。意表出入。儀曹彬。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言。人以方郭子儀。史天澤趙璧。爲河南經略使。注。此複出。宜刪。

○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襄

襄樊

鄂重遠按。天目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山下兩湖若左右目。故名。乃臨安之主山也。續綱目發明。宋都臨安百有餘年。今而天目山崩。是元兵入寇宋室。遂以詔天下勤王之應。沿江諸將下

天目山崩

劉整汝霖來歸

王

樊九月以降人劉整領騎兵出淮泗。呂文煥領舟師出襄陽。爭先向道。水陸並進。攻沙市新城。都統邊居誼帥所部三千人力戰死之。策應使夏貴力戰。元兵出其不意。兵敗。沿西南岸縱火。歸廬州。宣撫朱禩孫提重兵不戰。歸江陵。沙市新城。沙市鎮。在江陵城外十里。帥音率。禩音杞。○鄂州降。○天目山崩。臨安主山。○詔天下勤王。○乙亥。德祐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伯顏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守鄂。而與阿朮率大軍渡江順流東下。時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望風降附。○江州降。運使錢真孫自縊。江州降重遠按。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是實似道承制。召爲刑部尚知州錢真孫同

以城降仍以書書都督府參贊軍事師招知鄧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太軍自襄陽東下未敢附爽又以書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誘其子嚴以安不可曰吾受詔特綏東兵使無西國齊江非所聞至東州降元似道是整飭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捷至失

似道都督重遠按似聲曰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于人遂賈似道樞軍道別起寇宜貫發憤死於無為城下無為軍屬淮西○似道都督軍遷延姓他做之呂氏不出之婿重遠按陳仁錫曰范文虎賈似道之婿據此則呂氏恐賈氏誤諸軍詬重遠按詬怒罵也做甚重遠按做甚俗語猶言做何事得已未康

無為軍城下劉整自愧出淮無功憤死二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太軍自襄陽東下未知鄧州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

馬遷延不出聞兵已下建康始達蕪湖將趨安慶府達制下流之師未至三日安慶帥范文虎乃呂氏婿已降將士無復固志似道許竭轉官資諸軍詬曰要官資做甚已未康

而行數日始達蕪湖將趨安慶府達制下流之師未

申官資何在似道不能答鳴鑼一聲退兵于珠金砂

申重遠按已未理宗開慶元年庚申理宗景定元年言當時蒙古來遠鳴鑼重遠按鑼銅鑼兵也無湖縣屬太平將趨將音漿安慶府屬淮西即舒州以金退以故進以金退州未至三日似道未至三日之前官資陞轉官品○蒙哥侵伐之時亦許官資竟無其實○

十三萬衆一時潰散似道奔入揚州發行在重遠按似道畏整不敢發及聞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兵凡十三萬人以行行在疑字誤一說行府誤張浚為都督以行府為名可見此蓋指去年所開督府舒

江西提刑文天祥募兵勤王天祥吉州廬陵人也丙辰魁進士第文天祥募兵勤王重遠按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太息猶首也殿帥韓震云重遠按食者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曰樂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殿帥韓震謀劫

遷都陳宜中以計誅之○池州破通守趙昂發將死至是或言殿前都指揮使韓震發為先是賈似道請遷都太后不許忠臣

與其妻訣妻曰卿能為忠臣妾願不能為忠臣妻耶

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似道意。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通守趙昂發重遠按。昂池守王起宗聞笑止之。明日。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

朝臣去通判趙昂發攝州事。通守當改作通判。通守隋官名也。通典通守煬帝置之。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太唐無之。卿能為忠臣重遠按。六朝以來。妻卿夫。似道赴貶重遠按。似道上脫賈字。翁

昂發喜具衣冠與俱縊。明日。伯顏入城。見而憐之。具衣棺葬焉。池州屬江東。將音漿。與其妻訣重遠按。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明日。元兵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

○**建康破趙淮死之。**趙淮。

○**王爚陳宜中等。劾似道不忠不孝之罪。宜中不**

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

○**似道赴貶鄭虎臣。**鄭安遠籍其家。遣虎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監押重遠按。監押誤。押監也。管五世孫。賢音簪。上聲。

臣以父仇。監押至漳州。即厠上拉其胸殺之。父仇。似道與虎臣父仇。

○**張世傑以兵入衛。元兵在境。陳宜中等惟攻擊賈黨。略無備禦之策。司馬夢求監江陵沙市鎮。力戰死。徵諸帥入衛。夏貴督萬壽黃萬石等不至。**夢求温公

不辨人物。自已至午。明始覆。覆音食。日月虛曰。日蝕重遠按。釋名。日月虧音傷。日蝕雞誤為烏。日暮。故栖于塒。塒音時。雞宿所。鵠曰。蝕稍小侵虧如蟲食草木之葉。時音時。雞宿所。鵠栖于塒重遠按。可

○**留夢炎相。**

○**文天祥將民兵峒丁二萬餘人入衛。與夢炎意不相樂。以尚書除江浙制置守吳門。**峒音洞。溪

似道合上言。似道之貶鄭虎臣。遂詔書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監重遠按。監押也。押監也。管子生縛管仲。而押以予齊。拉其胸。重遠按。拉折也。摧也。

文天祥入衛

州郡中豪傑並結溪峒（溪音洛。峒音同。）呉門郡名。即平江府。以尚書連降峒山蠻遂入徼之官而除為汗浙之制置使守呉門

兩軍堅守重遠按兩軍天祥世傑兩軍。王師血戰重遠按王師勤王師猶可為也重遠按續綱目作國事猶可為也務持重重遠按宜中以出師為輕進季芾戰守重遠按戰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守當改作守戰顔不許曰汝國執我行人故興師錢氏納土李氏

詔天祥等（按潭州以德祐元年十月受圍至二年正月陷此八九月誤當改作經三四月）

元兵距臨安百里獨松關告急時張世傑軍五萬諸軍堅守閫廣全城王師血戰萬一得捷猶可為也世傑大喜議出師宜中以王師務持重降詔沮之遣使求和（獨松關在呉江縣）重遠按德祐元年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曰嗣君幼冲在殯中百官不伐哀經中自古不伐君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守當改作守戰顔不許曰汝國執我行人故興師錢氏納土李氏

罷兵（潭州陷時一軍自湖南圍潭州守臣李芾戰）守屢捷經八九月城將陷闔門死之（將音漿李芾號肯堂守潭竭力

天祥出使謀再舉（高亭山）不屈重遠按高當改作皐諸書作皐亭山在杭州

論不屈伯顔留之（議論不屈重遠按天祥見伯顔乞退軍嘉與以俟講解爭辨不屈伯顔不得已）不就○賈餘慶以忠堅相○天祥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

闔門重遠按闔總合也總二門之中故曰闔門於兩畔一酒半酣今從頭殺入到尾殺我闔門皆死劍子遂四面放火自斃其腹而死劍子名沈視也續綱目作忠亦可謂烈丈夫者矣○丙子德祐二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

備禦凡八九月出戰屢捷而元生兵日增帶不能支城破帶命續新樓下擲家人登樓大宴積金銀

正月秀王與（作㮚）奉皇兄益王昰皇弟廣王昺等航海朝○元兵駐高亭山去都城三十

益王云云重遠按德祐二年正月進封吉王昰為益王信王昺為廣王今航海走衢州世傑去朝重遠按世傑皐亭山一時之事不宜別之

航海浮海避難○世傑去朝（宜中夜遁重遠按宜中上圈宜削續綱目作元伯顔軍皐亭山太皇太后宜中違約夜遁然則宜中遁與駐

里○（削）宜中夜遁（宜中夜遁重遠按天祥見伯顔乞退軍嘉與以俟講解爭辨不屈伯顔不得已）遣使奏重以降右丞相陳宜中中夜遁時伯顔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宜中違約夜遁然則宜中遁與駐

○文天祥右丞相辭不拜（除天祥為右相而辭）○天祥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

府城東北。天祥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之。遣鎮撫唆都館伴。唆都從容說天祥曰。太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太宋爲狀元。宰相今爲太元宰相。無疑。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爲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勿毒國亡與亡四字。天祥哭而拒之。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元兵奎上傳國璽以降。元應奎還言。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爲右丞相。與呉堅賈往。天祥辭不拜。遂行。然則上文天祥右丞相辭不拜。一節。當移置此出。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天祥亦登舟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逸去得間。隨而逃逸。得間逸去。重遠按。宋史作伯顏使程鵬飛。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遂按。太學諸書。作三學生。時有太學生徐應鑣。與其子女赴水死。故謚此。當改。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三宮。理宗后謝氏。度宗全氏。與少帝北遷。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大都。至元九年。改中都曰大都。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天祥入。故以內附書。猶元史書。曾先之元。

○元兵入臨安　賈餘慶等奉三宮以降　手詔諭諸路內附

降。曰宋主㬎舉國內附。

○伯顏遣宰執先赴大都

北遷宮室駙馬宮人內侍太學等數千人皆在遣中。

過真州守苗再成奪駕艘遂不克

駙馬天子壻曰駙馬。宮室駙馬重遠按。宋宮室。誤。駙馬。副馬也。魏晉以來。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苗再成。守臣。苗。姓。再成。名。幾音機。

○五月宋帝至上都降封瀛國公帝在位二年改元

者一曰德祐。上都在燕京北八百里即開平府。中統五年加號曰上都。

○益王廣王由海道至溫州趙劉義陸秀夫來會陳宜中張世傑海舟亦至福州宣謝太后手詔以二王爲天下都元帥諸路忠義五月朔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昰爲帝。即位于福州是爲端宗皇帝。州溫

屬浙東。元帥。廣王。都元帥。益王。副元帥。

端宗皇帝名昰。孝恭懿聖皇帝兄也。即位改元景炎

作三。戊遂重遠按。幾遂將遂奪駕之車。謝太后手詔。重遠按。福州即閩地。

宋帝至上都降封瀛國公

時謝太后以疾留杭州。故得其手詔。福州重遠按。福州即閩地。卷末所謂三閩。是也。太皇太后爲壽和聖福重遠按。太皇太后。理宗后。謝氏。皇太后爲仁安。重遠按。皇太后。度宗后全氏。楊氏爲皇太后。重遠按。淑妃。端宗親母。皇太后。宋史作冊爲太后。蓋此書行

端宗即位

遥上帝尊號爲孝恭懿聖憲天皇太后爲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爲仁安慈皇太后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聽政（垕古文是字）○封廣王昺爲衛王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文天祥至除右丞相以與宜中世傑異意不肯拜○九月天祥開督南劍兵惡也江重遠按血戰血流于汀州路傍也裂服重遠按服衰服也至廣州重遠按至廣州卷末所謂叩廣遂謝女峽重遠按遷謝女峽在景炎二年十二月此前可大義誅之

天祥開督按倡獗謂賊勢南劍兵惡也江重遠按血戰血流次于汀州路傍也裂服重遠按服衰服也至廣州重遠按至廣州卷末所謂叩廣遂謝女峽重遠按遷謝女峽在景炎二年十二月此前可大義誅之

自江西起兵來會（張日中建昌軍南城人橫渠先生十三世孫雪音于○鄒瀚）與元人戰于寧都敗績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爲製服哭焉○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建寧府遂侵福州宜中世傑奉帝及衛王楊太后等由潮州至廣州趨富陽（遷謝女峽○丁）海由潮州至廣州趨富陽遷謝女峽○丁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阿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往來江廣間戰有勝負○吳浚降于元因趨漳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誅之○三月文天祥復興國縣（復興國縣重遠按興國縣屬贛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天祥自梅州出江

宜中世傑奉帝航海

重遠按續綱目發明吳浚叛逆之賊法所必討綱目前書降元以正其悖逆之罪此書誅以正其討罪之實此綱目定罪之深意也（與趙時賞重遠按與字行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廉希憲卒重遠按希憲以至元十六年召還其明年卒今書之於此恐誤）

秋七月重遂按。秋字行。便張目

康希中云云重遂按。憲卒續綱目發明春秋惡汲汲之戰至于復讐詩則則汲汲爲美是以莊公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天祥我師敗績。蓋謂敗元莊公能與讐戰人于故書以與之今雩都元人有猶夏之罪。天祥能與之戰。意蓋在於復讐討賊故綱目李恒書此與乾時同。龍天義是亦與之之意爾不然則示以好攻戰樂殺

西遂復會昌縣與趙時賞張日中之兵皆會之○元

中書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

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世祖歎曰

無復有決大事如廉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

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以爲名言○六月天祥

敗元人于雩都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張日中趙

時賞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張世傑回師

由潮州圍泉州不克○帝舟遷于潮州之淺灣○元

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

猝至乃引兵走即鄒潩于永豐潩兵先潰恒窮追大

人爲事也豈春秋之法哉即鄒潩于永豐重遂按時鄒潩聚兵數萬于永豐故天祥引兵就之會潩兵已先潰璽信拒戰重遂按璽姓信名箭被體而死重遂按續綱目作信坐巨石餘卒倚左右箭雨集屹不動徐從閒道就視之刳破體而死元仍屢鐵天祥騎重遂按正字家屬通麾揮撝並通送于故招使來揮使去皆用麾字此燕

祥天祥至空阬恒又及之張日中奮力戰元兵少却恒麾

鐵騎橫擊之日中身被十餘創猶手刃十餘騎而死

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

趙時賞坐扁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

爲天祥舍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

滑鄒潩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

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鄧輿奮罵不屈臨刑劉沐

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皆屬被執

著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廉

州陷（廣州陷）重遠按元史塔出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舟走秀山陳宜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十二月帝再遷于井（井）與颶風作帝有疾元劉深復以舟師來襲并與執命如珪帝舟遷于謝女岙（占音瞻）遂不復還重遠按帝入海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返（與）重遠按客將將音郁再遷于井與與颶同說文云水隈岸也又俗作塙颶風重遠按颶从具云颶大風也从風具聲古頡切與颶音貝五雜組曰海風謂之颶風以其具四方之風也李西涯議从具謂北人不知南人之候

言指揮鐵騎坐肩輿後重遠按言坐肩輿而在後也我姓文重遠按時賈欲脫禾禪故敗之曰我姓文挺身重遠按挺拔也言拔身于兵間（間）慕僚重遠按慕僚幕府僚屬客將將重遠按客將將之以客禮遇老作澳與俗作奧颶風作帝有疾元劉深復以舟師來襲并與執命如珪帝舟遷于謝女岙（占音瞻）遂不復還重遠按帝入海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返（與）重遠按再遷于井（井）與颶同說文云水隈岸也又俗作塙颶風重遠按颶从具音貝五雜組曰海風謂之颶風以其具四方之風也李西涯議从具謂北人不知南人之候颶者簸也閩粵皆救遂得鷹揆遣師討雷山重遠按雷山當改作雷州續綱目作太元十五年張世傑遣師討雷山（州）不克○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次于麗江浦）重遠按續綱目作太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豐縣）遂次于麗江浦。○元以張弘範爲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帝舟遷于碉州（碉音雕碉州）重遠按碉州續綱目作雕洲碉洲）夏四月帝崩于碉州（碉州）陸秀夫立衛王爲帝是爲帝昺（昺）

帝崩

雷州續綱目世傑使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三戰不利用因降元應科收兵復戰敗死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元史格清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還皇太后楊氏重遠按皇字行先是群臣云云重遠按先是指端宗崩于碉洲時古人有以云云重遠按古人指夏少康有衆少康

帝昺端宗皇帝弟也名昺即位改元祥興（祥興）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先是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嗚名在南海中（夏四月重遠按夏字行帝崩重遠按端宗九歲即位在崩年十一歲此崩于碉洲下當有帝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

陸秀夫書大學章句

陸秀田一成遂滅蕉天立泥而中興十里帝昺曰二成五百人曰二一旅改祥興重遠拔改下脫元宇稽越海濱重遠拔播越播湯顯越時節重遠拔時節朝望佳節在行中重遠拔行班行悉勤重遠拔勤本傳作動凡出其手重遠拔續綱目作凡有述作盡出其手此誤脫忽遽重遠拔遽音巨大學章句蓋其事似迂矣然昔人以爲繫屬人心之術○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重遠拔山下脫軍字時六軍所泊居留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

為國耶乃與衆共立帝年八歲矣適有黃龍見海中

祠州為翔龍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

遂改祥興而升祠州

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適有黃龍重遠拔續綱目作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祠洲爲翔龍縣見音現章句重遠拔秀夫當頓沛流離之中日勸講太學章句蓋其事似迂矣然昔人以爲繫屬人心之術○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遷于新會之厓山重遠拔時六軍所泊居留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南流入海改作禾祥母及子道生復以道子道生復以道張弘範兵重遠拔弘範兵濟潮陽港張弘正重遠拔弘範先鋒將張弘正重遠拔草本重遠拔草深貌左傳杜註草生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

大星之禾祥長子復匹造舟楫艘器仗民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心○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隨之

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止○文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入朝不許而加以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文天祥屯潮陽鄉漁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

天祥被執文天祥賈似道吞腦皆服腦子求死子不死

吞腦子不死重遠按腦子附子異名時珍云宋

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鄉鴻自劉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眞爲遂亭子俊而執天祥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

以熱酒服數握不得惟廖學中以熱酒服數握九竅流血而死此非腦子有毒乃熱酒引其辛悉散溢經絡氣血沸亂而然爾

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敵人之相重遠按處天祥於其舟中張弘範兵至厓山重遠按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覆舟中以自從（處上聲）

存者恐還之處舟中以自從

○葬端宗于厓山

元人下俀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張世傑力戰重遠按厓山北浅舟艘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舟相遇遇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乃舟載芧炭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動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據黃在元師中弘範三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使聶至宋師招世傑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本相已執汝欲何爲士民亦無敎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絶兵士乞糗糧十餘日而大渴乃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

○元阿里海牙自海南還師上都○己卯祥興二年。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力戰禦

世傑聶失名歷數古備禦忠臣重遠按歷